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四十二

起丁酉唐中宗嗣聖十四年 凡十七年 盡癸丑唐玄宗開元元年

十四年周武氏神春正月帝在房州○三月周總管

王孝傑與契丹戰敗死武攸宜不敢進○周立突厥

默啜為可汗突厥默啜請為其女求婚太后遣閭知微田歸道冊拜默啜為遷善可汗知微

見默啜舞蹈歸道長揖不拜默啜囚歸道將殺之歸道

辭色不撓乃捨之但留不遣初唐處突厥降者於豐

勝靈夏朔代六州至是默啜求之及單于都護府之

地并穀種繒帛農器鐵姚壽楊再思請給之鳳閣待

郎李嶠曰此所謂借寇兵資盜糧也不如治兵以備

之壽等固請乃悉驅六州降戶數千帳并給穀種四  
萬斛雜絲五萬段農器三千事鐵數萬斤并許其婚  
默啜由是益彊歸道得還與知微爭論於太后前歸  
道以為默啜必負約知夏四月周鑄九鼎成九鼎成置通天  
微以為和親必可保

宮豫州鼎高丈八尺受千八百石餘州高丈四尺受  
千二百石各圖山川物產於其上共用銅五十六萬  
七百餘斤令宰相諸王帥宿衛  
兵十餘萬人自玄武門曳入  
周以王及善為內史  
王及善已致仕會契丹作亂起為滑州刺史太后召  
見問以朝廷得失及善陳治亂之要十餘事太后曰  
外州未事此為根本  
周遣武懿宗婁師德擊契丹○  
卿不可出留為內史

### 六月周殺其右司郎中喬知之

知之有美妾曰碧玉  
武承嗣奪之知之作

緜珠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  
詩於裙帶大怒諷酷吏羅告族誅之  
周來俊臣伏

誅來俊臣倚勢貪淫士民妻妾有美者百方取之前  
李昭德素惡之俊臣遂誣昭德謀反下獄又欲羅告

諸武及太平公主與皇嗣廬陵王南北牙同反諸武  
及太平公主共發其罪繫獄有司處以極刑奏上三

日不出王及善曰俊臣國之元惡不去之必動搖朝  
廷吉頊曰俊臣聚結不逞誣構良善賊賄如山寃魂

塞路國之賊也何足惜哉太后乃下其奏昭德俊臣

同棄市時人無不痛昭德而快俊臣仇家爭敢其肉  
士民相賀曰自今眠者背始帖席矣俊臣方用事選  
司受其屬請不次除官者每銓數百人俊臣敗侍郎  
皆自首太后責之對曰臣亂國家法罪止一身違俊  
臣語立見滅族  
契丹軍潰斬孫萬榮以降  
武懿宗軍  
至趙州聞

契丹將至冀州懼而南遁契丹遂屠趙州孫萬榮於  
柳城西北依險築城留其老弱婦女引精兵寇幽州

突厥默啜襲其新城三日克之盡俘以歸時萬榮方  
與唐兵相持軍遂大潰奴斬其首以降餘眾降於突

厥  
周以武承嗣武三思同三品○周遣武懿宗等安

撫河北  
武攸宜自幽州凱旋制以契丹初平命武懿  
宗婁師德狄仁傑分道安撫河北懿宗所至

殘酷奏請族誅河北百姓從賊者左拾遺王求禮庭  
折之曰此屬素無武備力不勝賊苟以求生而已豈  
有叛國之心懿宗擁彊兵數十萬望風退走賊徒滋  
蔓又欲移罪於草野註誤之人為臣不忠請先斬懿  
宗以謝河北懿宗不能對司刑卿杜景  
儉亦曰此皆脅從請悉原之太后從之  
秋九月周以

魏元忠為肅政中丞太后謂侍臣曰頃者周興來俊臣使近臣就獄引問皆自承服朕不復疑今自興俊臣死不復聞有反者然則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比來坐謀反死者率皆與等羅織陛下使近臣問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動搖今賴天啓聖心興等伏誅臣以百口為陛下保自今內外之臣無復反者矣時人多為魏元忠訟冤太后復召為肅政中丞

冬閏十月以狄仁傑同平章事仁傑上疏曰天生四夷皆在先王封略之外故東拒滄海西阻流沙北橫大漠南阻五嶺此天所以限夷狄而隔中外也今三代聲教之所不及者國家盡兼之矣若復邀功絕域不務安人此秦皇漢武之所行非五帝三王之事業也近者頻歲出師西戍四鎮東戍安東調發日加百姓虛弊今關東饑饉蜀漢逃亡人不復業相率為盜本根一搖憂患不淺昨貞觀中克平九姓復立思摩使統諸部得推亡固存之義無遠戍勞人之役此近日之令典經邊之故事也竊謂宜立解瑟羅委之四鎮繼高氏絕國使守安東省軍費於遠方并甲兵於塞上使夷

狄無侵侮之患則可矣何必窮其窟穴與螻蟻較長短哉但當救邊兵謹守備遠斥候聚資糧待其自致然後擊之以逸待勞則戰士力倍以主禦客則我得其便堅壁清野則寇無所得如此數年可使二虜不擊而服矣時蜀州每歲遣兵戍姚州路險而遠死亡者多蜀州刺史張柬之上言姚州荒外自以為州未嘗得其塩布之稅甲兵之用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為國家惜之請并瀘南諸鎮一切廢省置關瀘北非奉使

周以李嶠知天官選者無得交通往來疏奏不納

事始置員外官數千人

戊戌

十五年

元年

春

三月帝還東都

武承嗣三思營求為太子狄仁

傑從容言於太后曰太宗櫛風沐雨親冒鋒鏑以定天下傳之子孫大帝以二子託陛下陛下今乃欲移之他族無乃非天意乎且姑姪之與母子孰親陛下立子則千秋萬歲後配食太廟立姪則未聞姪為天子而附姑於廟者也太后曰此朕家事卿勿預知仁傑曰王者以四海為家四海之內何者不為陛下家

事况元首股肱義同一體臣備位宰相豈得有所不  
預知乎因勸太后召還廬陵王太后意稍寤他日又  
謂仁傑曰朕夢大鸚鵡兩翼皆折何也對曰武者陛  
下之姓兩翼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太后  
由是無立承嗣三思之意吉頊與張易之昌宗為控  
鶴監供奉頊從容說二人曰公兄弟貴寵天下側目  
不有大功何以自全二人懼問計頊曰天下未忘唐  
德主上春秋高公何不勸立廬陵王以慰人望如此  
豈徒免禍亦可以長保富貴矣二人以為然承間屢  
為太后言之太后乃託言廬陵王有疾遣使召之及  
其妃子皆詣行在承嗣快快遂發病死胡氏曰歸廬  
陵王狄仁傑雖首言之太后未許也及頊為二張謀  
后意乃定然則頊功為多而當時及後世稱復唐之  
功者持歸仁傑而不歸之頊何也人臣建策効計當  
原其心誠為國邪策雖不就君子予之心不在國假  
善以濟其私功雖幸成君子不與也狄公精忠惟復  
唐室是念其請歸廬陵王太后雖未之許然心已開  
悟矣吉頊之計太后雖即行之然其心乃本教二張  
以長保富貴之術耳又秋八月突厥默啜寇媯檀等  
况狄公之請已在前乎

州初太后命武承嗣之子淮陽王延秀入突厥納默  
啜女為妻復遣閻知微齎金帛巨億以送之鳳閣  
舍人張柬之諫曰自古未有中國親王娶夷狄女者  
由是忤旨出刺合州延秀至突厥默啜謂曰我欲以  
女嫁李氏安用武氏兒邪我突厥世受李氏恩聞李  
氏盡滅唯兩兒在我今將兵輔立之乃拘延秀以知  
微為南面可汗言欲使之主唐民也發兵寇媯檀等  
州移書數朝廷曰與我蒸穀種器行濫帛踈惡且我  
可汗女當嫁天子兒武氏小姓門戶不敵冒為婚  
我為此起兵欲取河北耳河北諸州聞之爭發民修  
城衛州刺史敬暉曰吾聞金湯非粟不守奈周以狄  
何捨收穫而事城郭乎罷使歸田百姓大悅周以狄  
仁傑兼納言太后命宰相各舉尚書郎一人仁傑舉  
后喜曰卿足繼祁奚矣通事舍人元行冲博學多通  
仁傑重之行冲數規諫仁傑且曰凡為家者必有儲  
蓄脯醢以適口參朮以攻疾僕竊計明公之門珍味  
多矣行冲請備藥物之末仁傑笑曰吾藥籠中物何  
可一日周以武攸寧同三品○九月突厥陷趙州周  
無也

刺史高叡死之默啜圍趙州長史言般若翻城應之諸默啜默啜以金獅子帶紫袍示之曰奔則拜官不降則死叡顧其妻妻曰酬報國恩正在今日遂俱閉目不言再宿虜乃殺之虜退唐般周武氏以帝為皇若族誅贈叡冬官尚書謚曰節

太子河北道元帥狄仁傑副之以討默啜皇嗣固請

陵王太后許之立為太子復名顯賜姓武氏命太子為河北道元帥以討突厥先是募人月餘不滿千人

及聞太子為帥應者雲集未幾數盈五萬時太子不行命仁傑知元帥事王及善請太子赴外朝以慰人

心從之突厥盡殺所掠趙定男女萬餘人而去仁傑將兵追之不及默啜還漠北擁兵四十萬據地萬里

西北諸夷皆附之周以蘇味道同平章事味道在相

有輕中國之心容嘗謂人曰處事不宜明白但模稜冬十月周以武懿

宗武攸歸領屯兵○周以狄仁傑為河北道安撫大

使時河北人為突厥所驅逼者虜退懼誅往往亡匿

大事諸為突厥契丹脅從之人皆是計逼情危且圖

之則反側自安伏願曲赦河北諸州一無所問制從

之仁傑於是撫慰百姓得突厥所驅掠者悉還本

貫散糧運以賑貧乏修郵驛以濟旋師自食蔬糲禁

其下不得侵擾百姓犯者必斬河北遂安胡氏曰陳

子昂諫說武氏其論亦美而或者譏其失言謂武氏

不可與言而言也狄公不幾與子昂比乎曰人之語

默行止有事同而情異者此屬是也武氏已老太子

弊根本動搖周以姚元崇同平章事○周闔知微伏

誅以田歸道為夏官侍郎默啜於天津橋南使百官共射之夷其三族濯歸道十一月周以豫王旦為相王

○周置控鶴監控鶴監率皆嬖寵之人頗用才能文為夏官侍郎即其甚見親委十一月周以薛稷為相

以參之半千以古無此十二月周以魏元忠同平章

事○周貶宗楚客為播州司馬

十六年武氏聖春正月帝在東宮○二月周遣使

禱少室山太后不豫遣給事中閻朝隱禱少室山朝

后厚隱自為犧牲沐浴伏俎上請代太后命太

賞之吐蕃贊婆弓仁降周初吐蕃贊普器弩悉弄尚

勇略諸胡畏之欽陵居中秉政諸弟握兵分據方面

贊婆常居東邊為中國患者三十餘年器弩悉弄浸

長陰與大臣論岩謀誅之會欽陵出外贊普殺其親

黨二千餘人欽陵自殺贊婆帥所部千餘人欽陵子

弓仁以所統帝及武攸暨等誓于明堂太后自以春

太子與諸武不相容命太子相王太平秋八月周以

公主與武攸暨等誓于明堂銘之鐵券秋八月周以

王及善為文昌左相內史王及善雖無學術然清正

每侍內宴無復人臣之禮及善屢以為言太后不悅

謂及善曰卿高年不宜更侍遊宴及善遂乞骸骨太

后不許以為周納言婁師德卒師德在河隴前後四

左相罷政事十餘年恭勤不怠民

夷安之性沈厚寬恕狄仁傑之入相也師德實薦之

而仁傑不知意頗輕之太后嘗問仁傑曰師德賢乎

對曰為將能謹守邊陲賢則臣不知又曰師德知人

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太后曰朕之知卿

乃師德所薦也亦可謂知人矣仁傑既出嘆曰婁公

盛德我為其所包容久矣吾不得窺其際也是時羅

已

溢漂千周以韋嗣立為鳳閣舍人太后稱制以來學

親友流離未獲原宥嗣立上疏曰時俗浸輕儒學先

王之道弛廢不講宜令王公以下子弟皆入國學不

聽以他岐仕進又酷吏乘間殺人求進至如仁傑元

忠枉遭按鞠亦皆自誣非陛下明察則已為菹醢矣

今陛下升而用之皆為良輔臣恐臯之負冤得罪者

亦皆如是伏望一皆昭洗死者追復官爵生者聽還

通守臣文堂

鄉里如此則天下皆知昔之枉濫非陛下之意幽真  
欣歡和氣感通矣不從嗣立承慶之異母弟也母王  
氏遇承慶甚酷每杖承慶嗣立必解衣請代母不許  
立時為萊蕪令突厥默啜以其子匍俱為小可汗  
太后召使代之立其弟咄悉匍為右廂察骨篤祿子默知為左廂察  
各主兵二萬餘人其子匍俱為小可汗位在兩察上  
主處木昆等十姓兵四萬冬十一月周貶吉項為安  
固尉與武懿宗爭趙州之功於太后前頹岸辯口  
懿宗短小偃偻項視懿宗聲氣凌厲太后由是不悅  
曰項在朕前猶卑諸武况異時詎可倚邪他日項奏  
事方援引古今太后怒曰卿所言朕既聞之無多言  
昔太宗有馬肥逸無能馭者朕為宮女進言曰妾能  
制之然須三物一鐵鞭二鐵繩三匕首鞭之不服則  
繩其首繩之不服則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  
豈足汗朕七首邪項皇恐謝諸武因其發其弟冒官  
事由是坐貶辭日得召見涕泣言曰臣永辭闕庭願

陳一言太后問之項曰合水土為泥有爭乎太后曰  
無之又曰分半為佛半為天尊有爭乎曰有爭矣項  
頓首曰宗室外戚各當其分則天下安今太子已立  
而外戚猶為王此陛下驅之使他日必爭兩不得安  
矣太后曰朕亦知之然十二月周同平章事陸元方  
業已如是不可如何罷太后問元方以外事對曰臣備位宰相有大事不  
罷敢不以聞人間細事不足煩聖聽忤旨遂罷元方  
為人清謹再為宰相太后每有遷除多訪之元方密  
封以進臨終悉焚其藁曰吾於人多陰德子孫其未  
衰乎周以狄仁傑為內史太后幸三陽宮有胡僧邀車  
跪於馬前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彼  
胡僧詭譎直欲招致萬乘以惑遠近之人耳太后中  
道而還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庚**  
**十七年**周武氏**春正月帝在東宮**  
**○夏五月朔日**  
**食**  
**○六月周以張易之為奉宸令**  
太后改控鶴監為奉宸府以易之為



令每內殿曲宴輒引諸武易之昌宗飲博朝諶又命  
 易之昌宗與李嶠等修三教珠英於內殿以掩其迹  
 武三思奏昌宗乃王子晉後身太后使衣羽衣吹笙  
 乘木鶴於庭中文士皆賦詩以美之太后又多選美  
 少年為奉宸內供奉右補闕朱敬則諫曰陛下內寵  
 易之昌宗足矣而侯祥等明自媒銜求入供奉醜慢  
 無取臣職諫諍不敢不奏太后勞之易之昌宗競以  
 豪侈相勝弟昌儀為洛陽令請屬無不從嘗早朝有  
 選人姓薛以金五千兩并狀賂之昌儀受金以狀授  
 天官侍郎張錫數日錫失其狀以問昌儀昌儀曰我  
 亦不記但姓薛者即與之錫懼退索  
**周遣將軍李楷**  
 在銓姓薛者六十餘人悉留注官  
**固等擊契丹餘黨平之**  
 契丹將李楷固善用縋索及  
 羣所向披靡務整者亦為契丹將屢敗唐兵及孫  
 萬榮死二人來降有司請族之狄仁傑曰二人驍勇  
 絕倫能盡力於所事必能盡力於我若撫之以德皆  
 為我用矣奏請赦之皆以為將軍使將兵擊契丹餘  
 黨悉平之獻俘含樞殿太后召公卿合宴舉觴屬仁  
 傑曰公之功也將賞之對曰此乃陛下威靈將帥盡

力臣何功之**周隴右大使唐休璟破吐蕃於洪源**吐  
 有固辭不受  
 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圍昌松唐休璟與戰於洪源休  
 璟謂諸將曰諸論既死麴莽布支新為將不習軍事  
 請為諸君破之乃被甲先**周造大像**太后欲造大像  
 陷陳六戰皆捷吐蕃大奔  
 出一錢以助其功狄仁傑上疏諫曰今之伽藍制過  
 宮闕功不使鬼止在役人物不天來終須地出不損  
 百姓將何以求且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三淮沸浪  
 五嶺騰煙列利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蔽路豈有  
 勤王之師比來水旱不節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  
 人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哉太后曰公教朕為善  
 何得相違**司空梁文惠公狄仁傑卒**太后信重仁傑  
 遂罷其役  
 之國老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太后每屈意從之  
 常從太后遊幸遇風巾墜馬驚不止太后命太子追  
 執其鞵而繫之屢以老疾乞骸骨不許每入見太后  
 嘗止其拜曰每見公拜朕亦身痛及薨太后泣曰朝  
 堂空矣自是朝廷有大事眾或不能決太后輒嘆曰  
 天奪吾國老何太早邪太后嘗問仁傑朕欲得一佳

士用之誰可者仁傑曰有張柬之者其人雖老宰相才也太后擢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仁傑對曰前薦柬之尚未用也太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可為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為相仁傑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太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卒成反正之功或謂仁傑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冬十月周中宗復位贈司空睿宗時追封梁國公

復以正月為歲首○周以韋安石同平章事時武三思張易之兄弟用事安石數面折之嘗侍宴禁中易之引蜀商數人在座同博安石跪奏曰商賤類不應得預此會顧左右逐出之座中皆失色太十二月周開暑后以其言直勞勉之同列皆歎服

禁鳳閣舍人崔融言割烹弋獵著之典禮苟順月令合禮經自然物遂其生矣遂開屠禁祠祭用牲牢

辛丑

十八年

周武氏大足元年又改長安

元

春正月帝在東宮

是歲武邑人蘇安恒

上疏太后曰陛下欽先聖之顧託受嗣子之推讓敬天順人二十年矣今太子春秋既壯陛下下年德既尊何不禪位東宮使臨宸極亦何異陛下之身哉諸武皆得封王而陛下二十餘孫無尺寸之土此非常久之計也臣請黜諸武為公侯而分土以王諸孫擇立師傳教其孝敬之道以夾輔周室屏藩皇家疏奏太后召見賜食慰諭而遣之三月周流張錫於循州平章事張錫坐語賊滿數萬當斬臨刑釋之流循州時蘇味道亦坐事俱下獄錫氣色自若舍三品院惟屏食飲無異平居味道步至繫所席地蔬食雨雪蘇味道以雪為瑞太后聞之赦味道而復其位雨雪帥百官入賀殿中侍御史王求禮止之曰三月雪為瑞雪臘月雷為瑞雷乎味道不從既入求禮獨不賀進言曰今陽和布氣草木發榮而寒雪為災豈得誣以為瑞賀者皆諂諛之士也太后為之罷朝時又有獻三足牛者宰相復賀求禮颺言曰凡物反常皆為妖此鼎足非其人政教不行之象也太後為之愀然夏六月周以李迥秀同平章事迥秀母本為賤妻叱媵婢母聞之不悅迥秀即時出之或

問何據如是迥秀曰娶妻本以冬十一月周以崔玄

養親今乃違忤顏色安敢留也

暉為天官侍郎天官侍郎即崔玄暉性介直未嘗請謁

為姦貪耳今還卿舊任乃復拜天官侍郎周以郭元

振為涼州都督先是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

振始於南境破口置和戎城北境磧中置白亭軍控

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元振

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粟

麥解至數千及至是一練糴數十斛軍糧支數十年

元振善撫御在州五年夷夏畏慕

壬寅

十九年周武氏長春正月帝在東宮是歲蘇安恒復

下者神堯文武之天下也陛下雖居正統實因唐氏

舊基當今太子追迥年德俱盛陛下貪其寶位而忘

母子深恩將以何顏見唐家之宗廟哉今天意人事

還歸李家陛下雖安天位殊不知物極則反器滿則

傾臣何惜一朝之命而不安周設武舉○突厥寇鹽

萬乘之國哉太后亦不之罪夏遂寇并州周遣薛季昶張仁愿禦之○秋八月周

賜張昌宗爵鄴國公昌宗兄弟貴盛勢傾朝野太子

為王制不許乃九月朔日食不盡如鈞○吐蕃遣使

求和宴吐蕃使者論彌薩於麟德殿時涼州都督唐

日洪源之戰此將軍猛厲無敵故欲識之休璟練習

邊事自碣石以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

記冬十月吐蕃寇茂州都督陳大慈與戰破之○十

一月周命監察御史蘇頌按雪冤獄監察御史魏靖

既知俊臣之姦處以極法乞詳覆俊臣等所推大獄

伸其枉濫太后乃命蘇頌按覆由是雪免者甚衆

十二月周以張嘉貞為監察御史侍御史張循憲為

卯癸

事不能決問侍吏曰此有佳客可與議事者乎吏言前平鄉尉張嘉貞有異才循憲召見詢之嘉貞為之條折理分莫不洗然循憲因請為奏皆意所未及及還太后善之循憲具言嘉貞所為且請以已官授之

大后曰朕寧無一官自進賢邪因召嘉貞與語大從即拜監察御史擢循憲司勳郎中賞其得人也

二十年安三年春正月帝在東宮突厥請以女妻

乃遣武延秀還仍遣使來謝宴於宿羽臺太子預馬

宮尹崔神慶上疏曰今五品以上所以佩龜者為別

敕徵召恐有詐妄內出龜合然後應命况太子國本

古來徵召皆用玉契此誠重慎之極也昨緣突厥使

見太子應預朝參直有文符下宮曾不降敕處分臣

愚謂太子非朔望朝參應別召者請降手敕及玉契

太后三月朔日食夏閏四月周改文昌臺為中臺

然之六月寧州大水秋七月周以唐休璟同三品

騎施酋長烏質勒與西突厥諸部相攻安西道絕太

后命休璟議其事行之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請兵應

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太后曰恨用卿晚時西突厥

解瑟羅用刑殘酷諸部不服烏質勒本隸解瑟羅能

撫其衆諸部歸之解瑟羅不能制後攻陷碎葉徙其

牙帳居之解瑟羅部衆離散因入朝不敢復還烏質

勒悉併九月朔日食既惡之曰呂后末年日食既后

其地武后至是日食再既明年亦卒日者至陽之精人君

之表今乃為女主之應乎夫陽淑不競則陰慝長理

固然也今武氏反陰為陽居中履極奄唐虞之舊域

乎周貶魏元忠為高要尉張說於嶺南初元忠為

張易之奴暴亂都市元忠杖殺之及為相太后欲以

易之弟昌期為雍州長史問宰相誰堪雍州者元忠

以薛季昶對太后曰昌期何如元忠曰昌期少年不

閑吏事曩在岐州戶口逃亡且盡不如季昶太后默

然而止元忠又嘗面奏臣承乏宰相不能盡忠死節

使小人在側臣之罪也太后不悅由是諸張深怨之

乃譖元忠嘗言太后老矣不若挾太子為父長太后

怒下元忠獄昌宗密引鳳閣舍人張說賂以美官使

通鑑綱目卷四十一

十一

松

證元忠說許之太后召說入鳳閣舍人宋璟謂曰名  
義至重鬼神難欺不可黨邪陷正若獲罪流竄其榮  
多矣若事有不測璟當叩閣力爭與子同死努力為  
之萬代瞻仰在此舉也殿中侍御史張廷珪曰朝聞  
道夕死可矣左史劉知幾曰無汗青史為子孫累及  
入太后問之說未對昌宗從旁迫趣說使速言說曰  
陛下視之在陛下前猶逼臣如是况在外乎臣實不  
聞元忠有是言易之昌宗遽呼曰張說與元忠同反  
太后問其狀對曰說嘗謂元忠為伊周伊尹放太甲  
周公攝王位非欲反而何說曰易之小人徒聞伊周  
之語安知伊周之道伊尹周公為臣至忠古今慕仰  
陛下用宰相不使學伊周當使學誰邪太后曰說反  
覆宜并繫治之他日更引問說對如前朱敬則抗疏  
理之曰元忠素稱忠正張說所坐無名若令抵罪失  
天下望蘇安恒亦上疏曰元忠下獄里巷恟恟皆以  
為陛下委信茲究斥逐賢良忠臣烈士皆撫髀於私  
室方今賦役煩重百姓凋弊重以讒慝專恣刑賞失  
中竊恐人心不安別生他變竟貶元忠高要尉流說  
嶺表元忠入辭言曰臣老向嶺南十死一生但陛下  
他日必思臣言因指昌宗易之曰此二小兒終為亂

階殿中侍御史王駿復奏申理元忠宋璟謂之曰魏  
公幸已得全今子復冒威怒得無狼狽乎駿曰魏公  
以忠獲罪駿為義所激顛沛無恨璟歎曰璟不能申  
魏公之枉深負朝廷矣太子僕崔貞慎等八人餞元  
忠於郊外易之詐為狀稱貞慎等與元忠謀反大后  
使監察御史馬懷素鞠之懷素曰昔欒布奏事彭越  
頭下漢祖不以為罪况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  
欲誅其送者乎太后意解太后嘗命朝貴宴集易之  
兄弟皆位宋璟上易之素憚璟欲悅其意虛位揖之  
曰公方今第一一人何乃下坐璟曰才劣位卑張卿以  
為第一何也天官侍郎鄭杲謂璟曰中丞奈何卿五  
郎璟曰以官言之正當為卿足下非張卿家奴何郎  
之有舉坐悚惕時自武三思以下皆謹事易之兄弟  
璟獨不為之禮諸張積怒嘗欲中傷之太后知之故  
得免胡氏曰宋璟可謂賢矣為張說謀而忠張說亦  
可謂賢矣聞宋璟言而受使事君者相詔相聽皆如  
是朝廷豈有過舉哉說非守義不回者特以蓬生麻  
中勢不得不直耳苟為不然說他日事業可紀如是  
者甚少豈爵位既高不得親忠良以周以裴懷古為  
自助邪君子所以貴乎三益之友也

桂州都督

始安獠反攻陷州縣朝廷思得良吏以鎮之朱敬則稱懷古有文武之才以為桂州

都督懷古飛書示以禍福獠即迎拜懷古輕騎赴之左右曰夷獠無信不可忽也懷古曰吾仗忠信可通神明而况人乎遂詰其

營賊衆大喜嶺外悉定周遣使以六條察州縣○吐蕃贊普器弩悉弄死

吐蕃南境諸部皆叛器弩悉弄擊之卒於軍中諸子爭立久之

國人立其子棄隸

二十一年

周武氏長安四年

春正月帝在東宮○周以阿史

那瓌道為西突厥十姓可汗○周作興泰宮

武三思建議毀

三陽宮以其材作興泰宮於萬安山功費甚廣百姓苦之左拾遺盧藏用上疏以為左右近臣多以順意

為忠犯忤為戒致陛下不知百姓失業陛下誠能以勞人為辭發制罷之則天下皆知陛下咎已而愛人

也不周平章事朱敬則致仕敬則為相以用人為三

月周以韋嗣立等為諸州刺史

太后嘗與宰相議及刺史縣令李嶠唐休

璟等奏竊見朝廷物議遠近人情莫不重內官輕外職除授牧伯多是賤累之人風俗不澄實由於此望

於臺閣寺監妙簡賢良分典大州共康庶績臣等請輟近侍率先具僚太后命書名探之得鳳閣侍郎韋

嗣立御史大夫楊再思等二十人各以本官檢校刺史其後政迹可稱者唯嘗州薛謙光徐州司馬鏐而

已夏四月周復作大像

太后復稅天下僧尼作大像糜費巨億李嶠上疏曰造像

錢見有一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千濟得一十七萬餘戶拯飢寒之弊省勞役之勤人神胥悅功

德無窮監察御史張廷珪疏曰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蓄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

相崇無為願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太后為之罷役召見賞慰之周以天官侍郎崔玄

暉同平章事○周以姚元崇為春官尚書

初以相王

元崇兼夏官尚書元崇上言臣事相王不宜典兵馬臣不敢愛死恐不益於王乃改春官尚書同三品如

故元崇字元之時突厥叱列秋七月周以楊再思為  
 元崇反太后命元崇以字行秋七月周以楊再思為  
 內史再思為相專以諂媚取容司禮少卿張同休易  
 再思欣然翦紙帖巾以披紫袍為高麗舞舉坐大笑  
 時人或譽張昌宗之美曰六郎面似蓮花再思獨曰  
 不然昌宗問其故再思曰周貶戴令言為長社令少卿  
 日乃蓮花似六郎耳周以昌宗為揚州長史唐休璟  
 張同休汴州刺史張昌期尚方少監張昌儀皆坐賊  
 下獄命左右臺共鞠之敕以易之昌宗作威作福亦  
 命同鞠御史大夫李永嘉中丞桓彥範奏同休兄弟  
 賊共四千餘緡昌宗法應免官昌宗訴有功無罪太  
 后問宰相昌宗有功于楊再思曰昌宗合神丹聖躬  
 服之有驗此莫大之功太后悅赦之左補闕戴令言  
 作兩足狐賦以譏周以韋安石為揚州長史唐休璟  
 再思出為長社令周以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唐  
 兼幽營都督安石舉奏張易之等罪敕付安石及唐  
 休璟鞠之未竟而事變出安石揚州休  
 璟幽營休璟將行密言於太子曰二九月周以姚元  
 張侍寵不臣必將為亂殿下宜備之

之為靈武道安撫大使冬十月以秋官侍郎張柬之

同平章事元之將行太后令舉外司堪為宰相者對

老惟陛下急用之太后遂以柬之周以岑羲為天官員

外郎太后命宰相選郎吏韋嗣立薦羲曰但恨其伯

諸緣坐者父長倩為累太后曰苟或有才此何所累由是

始得進用十二月周張昌宗下獄既而赦之太后寢

不得見者累月惟易之昌宗侍側崔玄暉奏曰太子

相王足侍湯藥宮禁事重願不令異姓出入易之昌

宗亦恐禍及陰為之備屢有人為飛書云易之兄弟

謀反許州人楊元嗣告昌宗嘗召術士李弘泰占相  
 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太后命平章事韋承慶及司  
 刑卿崔神慶御史中丞宋璟鞠之神慶奏言昌宗款  
 稱弘泰語已奏聞準法首原璟奏昌宗儻以弘泰為  
 妖妄何不執送有司雖云奏聞終是包藏禍心法當  
 處斬太后不許璟退左拾遺李邕進曰宋璟志安社  
 稷非為身謀願陛下可其奏亦不聽尋敕璟安撫隴

今龐蜀無變臣不敢奉制司刑少卿桓彥範上疏曰  
昌宗無功荷寵而包藏禍心所以奏者擬事發則云  
先已奏陳不發則俟時為逆此乃奸臣詭計若云可  
捨誰為可刑請考竟其罪疏奏不報崔玄暉亦屢以  
為言太后令法司議罪玄暉弟司刑少卿昇處以大  
辟宋璟復奏昌宗為飛書所逼不得已而自陳且謀  
反大逆無容首免太后温言解之璟聲色逾厲曰臣  
知言出禍從然義激於心雖死不恨太后不悅楊再  
思遽宣敕令出璟曰聖主在此不煩宰相擅宣敕命  
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請臺璟庭立而按之事未畢  
太后特赦之璟歎曰不先擊小子腦裂負此恨矣  
嬖之私屈外庭之議肯自抑斷以伸正直之氣其與  
漢文聽申屠嘉困鄧通何以異哉使其生為周以陽  
男子而臨天下其雄才大略殆與孝武等矣

嶠為右臺侍御史

桓彥範袁恕已共薦陽嶠為御史

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必待其所欲所不欲者尤須與  
之所以長難進之風抑躁求之路乃擢為右臺侍御

史

巴乙

神龍元年春正月張柬之等舉兵討武氏之亂張易

之昌宗伏誅帝復位大赦太后疾甚易之昌宗居中

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司馬袁恕已謀

誅之柬之謂羽林大將軍李多祚曰將軍富貴誰所

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柬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

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

相公處分不敢顧身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府長史

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語及太后革命事元琰

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柬之為相引元琰為右羽林將  
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輕授也柬之又  
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為羽林將軍委以  
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其黨武攸宜參之易之等  
乃安俄而姚元之自靈武至都柬之彥範相謂曰事  
濟矣遂以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  
兩全先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  
見密陳其策太子許之柬之玄暉彥範乃與左威衛



將軍薛思行等帥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門遣多  
炸湛及內直郎王同皎詣東宮迎太子斬關而入斬  
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太后驚起  
問曰亂者誰邪多祚等對曰易之昌宗謀反臣等奉  
太子令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聞稱兵宮禁罪當  
萬死太后見太子曰小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  
昔天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又在東宮天意  
人心久思李氏願陛下傳位太子以順天人之望太  
后謂崔玄暉曰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對曰此乃所  
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等皆斬之與易之  
昌宗梟首天津南收其黨韋承慶房融崔神慶繫獄  
以太后制命太子監國以袁恕已為鳳閣侍郎同平  
章事遣使宣諭諸州明日太后傳位於太子中宗復  
位大赦惟易之黨不原其為周興等所枉者咸令清  
雪子女配沒者皆免之相王旦加號安國相王太平  
公主加號鎮國太平公主皇族皆復屬籍叙官爵其  
為太后所殺者訪  
求其柩改葬之  
遷太后於上陽宮上尊號曰則天  
大聖皇帝  
胡氏曰武氏之禍古所未有也張柬之等  
第知反正廢主而不能以大義處非常之

變為唐室討罪人也武后以太宗才人蠱或嗣帝一  
罪也戕殺主母二罪也黜中宗而奪之三罪也殺君  
之子三人四罪也自立為帝五罪也廢唐宗廟六罪  
也誅鋤宗室七罪也穢德彰聞八罪也尊用酷吏毒  
痛四海九罪也兵既入宮當先奉太子復位即以武  
氏至唐太廟數其九罪廢為庶人賜之死而滅其宗  
中宗不得而與焉然後足以慰在天之靈雪臣民之  
憤而天地之常經立矣昔者文姜預弒魯桓哀姜預  
弒二君聖人例以孫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深絕之所  
以著恩輕而義重也武氏負九大罪自絕於唐東之  
等乃膠守常故不能討治使得從容傳位又受顯冊  
竊尊稱以是見為大臣斷大事而無學不能善始善  
終決矣或曰使狄公而在當有以異乎此邪曰狄公  
亦如是而已矣觀其說武氏之言固不肯以血食給  
之於先而以罪討之於後也或曰文姜哀姜與聞乎  
弒武氏未嘗弒也此而同之不亦過乎曰弒君立君  
宗廟猶未亡也罪已當絕况移其宗廟改其國姓是  
滅之矣豈不重於弒君者邪夫惟如是而不能討故  
不旋踵而韋氏肆行無所  
忌憚意可以為常事也  
以張柬之袁恕已同三品

崔玄暉為內史敬暉桓彥範為納言李多祚等進官  
 賜爵有差○二月復國號曰唐郊廟社稷陵寢百官  
 旗幟服色文字皆如  
 永淳以前故事復以神都為東都北都為并州老君  
 為玄元皇帝范氏曰昔季氏出其君曾無君者八年  
 春秋每歲必書公之所在不與季氏之專國也自司  
 馬遷作呂后本紀後世為史者因之故唐史亦列武  
 后於本紀其於記事之體則實矣春秋之法則未用  
 也或曰武后母也中宗子也母雖不慈子不可以不  
 孝中宗欲以天下與韋玄貞不得為無罪武后實有  
 天下不得列于本紀不沒其實所以著其惡也臣  
 以為不然中宗之有天下受之於高宗也其日以天  
 下與韋玄貞乃一時拒諫之忿辭非實欲行之也若  
 以為罪則漢哀帝之欲禪位董賢其臣亦可廢立也  
 春秋吳楚之君不稱王所以存周室也天下者唐之  
 天下也武氏豈得而間之故匡復繫嗣聖之年黜武  
 氏之號以為母后禍亂之戒竊取春秋之義雖獲罪  
 於君子而流貶周宰相韋承慶房融崔神慶於嶺南  
 不辭也

○以楊再思同三品○姚元之為亳州刺史

太后之  
 遷上陽

宮也同三品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  
 曰今日豈公涕泣時邪元之曰前日從公誅姦逆人  
 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  
 雖獲罪實所甘心遂出為亳州刺史  
 復立韋氏為

皇后贈后父玄貞上洛王

左拾遺賈虛已上疏曰異  
 姓不王古今通制今中興

之始萬姓仰觀而先王后族非所以廣德美於天下  
 也且先朝贈后父太原王殷鑒不遠須防其漸不聽  
 上之遷房陵也與后同幽閉備嘗艱危情愛甚篤每  
 聞敕使至輒皇恐欲自殺后止之曰禍福無常何遽  
 如是嘗與后私誓曰異時幸復見天日當惟卿所欲  
 不相禁禦至是上每臨朝則后必施帷帳坐於殿上  
 預聞朝政如武后在高宗之世矣桓彥範上表曰書  
 稱札雞之辰惟家之索自古帝王未有與婦人共政  
 而不破國亡身者也願令皇后專居中宮治陰教勿  
 出外朝干國政先是胡僧慧範與張易之兄弟善韋  
 后亦重之至是復出入宮掖彥範表言以武三思為  
 慧範執左道以亂政請誅之上皆不聽

**司空** 二張之誅也洛州長史薛季昶謂張柬之敬暉  
二人曰大事已定彼猶机上肉耳夫何能為季昶歎  
曰吾不知死所矣朝邑尉劉幽求亦謂柬之等曰三  
思尚存公輩終無葬地若不早圖壘臍無及不從上  
女安樂公主適三思子崇訓上官儀女婉兒者没入  
掖庭辯慧能文明習吏事太后愛之及上即位使掌  
制命益委任之拜為婕妤三思通焉故婉兒黨於武  
氏又薦三思於韋后上遂與三思圖議政事數微服  
幸其第柬之等皆受制於三思矣上使后與三思雙  
陸而自為點籌三思遂與后通由是武氏之勢復振  
柬之等數勸上誅諸武曰革命之際宗室誅夷略盡  
今陛下反正武氏濫官僭爵按堵如故豈遠近所望  
邪不聽柬之等或撫牀歎憤或彈指出血曰主上昔  
為英王時稱勇烈吾所以不誅諸武者欲使上自誅  
之以張天子之威耳今反如此事勢已去知復奈何  
上遂以三思為**貶譙王重福為均州刺史**  
重福上之  
司空同三品**貶譙王重福為均州刺史**  
庶子也韋  
后惡之貶均州刺史**以武攸暨為司徒祝欽明同三**  
常令州司防守之

**品** ○三月流酷吏於嶺南死者追貶之所破家皆復

**賚蔭** ○以袁恕已為中書令 ○徵武攸緒為太子賓

容 以安車徵武攸緒既至除太子賓客固請還山許

武后之亂思中宗之復事革則奮然而出攸緒見

其未也應召而來遺榮而去當是之時一人而已**夏**

**四月以鄭普思為秘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 鄭普

思尚衣奉御葉靜能皆以妖妄為上所信墨敕以普

思為秘書監靜能為國子祭酒桓彥範崔玄暉固執

不可曰陛下初復大位下制政令皆依貞觀故事貞

觀中魏徵為秘書監孔穎達為國子祭酒豈普思靜

能之比乎拾遺李邕上疏曰若有神仙能令人不死

書卷〇五月遷周廟主於西京仍避其諱〇賜敬暉

等五人王爵罷其政事敬暉等帥百官上表曰天授

天命惟新而諸武封建如舊開闢以來未有斯理願

陛下為社稷計順遐邇心降其王爵以安內外上不

許暉等謂武三思之讒以考功員外郎崔暉為耳目

暉見上親三思而思暉等乃悉以暉等謀告三思三

思引為中書舍人先是殿中侍御史鄭愔諂事二張

坐貶亡入東都謁三思初見哭甚哀既而大笑三思

怪之愔曰愔始哀大王將戮死而滅族後乃喜大王

之得愔也大王雖得天子之意然彼五人皆據將相

之權膽略過人廢太后如反掌日夜切齒欲斃大王

之肉此愔所以為大王寒心也三思大懼與之登樓

問自安之策引為中書舍人與崔暉皆為三思謀主

三思與暉后日夜譖暉等云恃功專權將不利於社

稷不若封以王爵罷其政事外不失尊寵功臣內實

奪之權上以為然封敬暉為平陽王桓彥範為扶陽

王張柬之為漢陽王袁恕已為南陽王崔玄暉為博

陵王皆罷政事三思令百官修復太后之政不附武

氏者斥之為五王所逐者復之大權盡歸三思矣胡

氏曰崔暉小人無足罪者獨五王不知人可恨耳上

則不知中宗次則不知三思其為崔暉所反也固宜

夫三思之惡布在天下何用更伺其動靜是時建義

諸人分柄文武若合謀同志再匡王室討除三思猶

未為晚也若中宗與韋后必欲復武氏之政則斷以

大義推奉睿宗以主社稷雖為法受惡豈不賢於三

思所蒞醢乎惜哉五王之忠而智不及此其受禍也

宜以岑羲為秘書少監畢構為潤州刺史初五王之

請削武氏

諸王也求人為表衆莫肯為中書舍人岑羲為之語

甚激切中書舍人畢構次當讀辭色明厲三思既得

志義改秘書少監

出構為潤州刺史

以宋璟為黃門侍郎

侍郎武三思嘗以事屬璟

璟正色拒之曰今太后既

復子明辟王當以侯就第

何得尚預朝政獨不見產

祿之以楊元琰為衛尉卿

先是元琰知三思浸用事

事平由秉之請非徒然也

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皇后表

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

由秉之請非徒然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皇后表

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

由秉之請非徒然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皇后表

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

由秉之請非徒然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皇后表

聞而笑之元琰曰功成名遂不退將危此乃

由秉之請非徒然也及暉等得罪元琰獨免

皇后表

請改易制度從之上官婕妤勸韋后襲武后故事表請令士庶喪出母三年百姓二十三為丁五十九免役改易制度以收時望詔皆從之降河內王武懿宗爵為公

○以唐休璟豆盧欽望為左右僕射以唐休璟豆盧欽望為左右僕射休璟仍同三品欽望有軍國重事中書門下可共

平章先是僕射為正宰相其後多兼中書門下之職午前決朝政午後決省事至是欽望專為僕射不敢預政事故有是命是後專拜僕射者不復為宰相矣

以韋安石為中書令魏元忠為侍中○洛水溢流二千餘

家秋七月以韋巨源同三品○以漢陽王張柬之為

襄州刺史柬之表請歸襄州養疾制河南北十七州

大水制求直言右衛參軍宋務光上疏曰水陰類臣妾之象恐後庭有干外朝之政者宜

杜絕其萌太子國本宜早擇賢能而立之又外戚太盛如武三思等直解其機要鄭普思葉靜能以小技

竊大位亦朝政之其儀如九月改葬上洛王韋玄貞太原王

封鄧王故事尋進韋巨源罷以魏元忠為中書令楊再思為

侍中○冬十一月羣臣上皇帝皇后尊號羣臣上皇帝尊號曰

應天皇帝皇后曰順天皇后上與后謁謝太上御樓

廟赦天下相王太平公主加實封皆滿萬戶

觀潑寒胡戲清源尉呂元泰上疏曰謀時寒若何心裸身揮水鼓舞衢路以索之哉疏奏不納

皇太后武氏崩太后崩於上陽宮年八十二遺制去帝號赦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

奭親屬上居諒陰以中外賴之武三思矯太后遺制慰

忠素負忠直之望中外賴之武三思矯太后遺制慰

諭元忠賜實封百戶元忠捧制感咽涕泗見者曰事

去矣胡氏曰元忠慷慨論事屢瀕危殆無所屈折是

以利為輕以義為重矣實封百戶於宰相何加焉而

至於懷感悲涕何也蓋至是義氣不勝有貪志焉卒

為三思所陷容容循默坐視五王夷滅政事繁亂不

謂矣。○將以太后合葬乾陵給事中嚴善思上疏曰：神明之道躡尚幽玄，今欲啓之，恐致驚黷。况合葬非古，宜於陵旁更擇吉地，不從。戶部奏：是歲天下戶口之數，戶六百萬，口三千七百一十四萬有奇。

午丙

二年春正月以李嶠同三品于惟謙同平章事。○制

太平安樂公主各開府置官屬。安樂公主侍寵賣官，鬻獄勢傾朝野，或自

為制敕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以平陽視也。自請為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譴責。

王敬暉扶陽王桓彥範南陽王袁恕已為諸州刺史。

武三思惡暉等居京師出之暉滑州二月以韋巨源彥範洛州恕已豫州尋復左遷遠郡。

同三品。詔與皇后叙宗族制僧慧範道士史崇恩等並加五

品階。○置十道巡察使。選內外五品以上官二十人為十道巡察使委之察吏撫

人薦賢直獄二年一代考其功罪而進退之。韋安石姜師度馬懷素源乾曜盧懷慎李傑皆預焉

罷以蘇瓌為侍中唐休璟致仕。○三月殺駙馬都尉

王同皎。初宋之問及弟之遜皆坐附會張易之貶嶺南逃歸東都匿於友人王同皎家同皎疾武

三思及韋后所為每與所親言之輒切齒之遜密告

廢皇后皆坐斬之問之遜並除京官憬亡入比于朝

大言曰比于古之忠臣知吾此心三思與皇后淫亂

傾危國家行當梟首都大置員外官。置員外官自京

市恨不及見耳遂自剄大置員外官。置員外官自京

千餘人宦官超遷七品以上員外官者又將千人魏

元忠自端州還為相不復彊諫惟與時俯仰中外失

望酸棗尉袁楚容以書責之曰主上新服厥命惟新

厥德當進君子退小人以興大化豈可安其榮寵循

默而已今不早建太子擇師傅而輔之一失也公主

開府置僚屬二失也崇長緇衣借勢納賂三失也俳

優小人盜竊品秩四失也有司選賢皆以貨取勢求

五失也寵進宦者殆滿千人六失也王公貴戚賞賜

通鑑綱目卷之

無度競為侈靡七失也廣置員外官傷財害民八失也先朝宮女出入無禁交通請謁九失也左道之人焚惑主聽竊盜祿位十失也凡此十失君侯不正誰正之哉元忠得書愧謝而已胡氏曰中宗鼎鑊豈若武后之列三思凶焰豈若周來之甚元忠不懼武后而畏三思是何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故也簞食豆羹不得則死然蹴而與之乞人不屑者血氣尚勝故也萬鍾之祿與不得則死者相去遠矣然有不辨理義而受之者血氣衰故也知所以戒

夏四月李懷遠致仕○殺處士韋月將以尹思貞為青州刺史宋璟為貝州刺史處士韋月將上書告武三思潛通宮掖必為逆亂上大怒命斬之黃門侍郎宋璟奏曰人言中宮私於三思陛下不問而誅之臣恐天下必有竊議因請按之上不許璟曰必欲斬月將請先斬臣不然臣終不敢奉詔上怒少解御史大夫蘇珣大理卿尹思貞皆以為方夏行戮有違時令上乃命杖而流之嶺南過秋分一日平曉廣州都督周仁軌斬之御史大夫李承嘉附武三思詆尹思貞於

朝思貞曰公附會姦臣將圖不軌先除忠臣邪承嘉怒劾奏思貞出為青州刺史武三思惡宋璟出之檢校貝州刺史范氏曰自古殺諫臣未有不亡國者中宗愚闇足以取亡而高祖太宗德澤未遠人心天命未厭唐也故禍五月葬則天皇后於乾陵○六月貶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為遠州司馬武思使鄭愔告敬暉等與王同皎通謀貶暉崖州彥範瀧州柬之新州恕已竇州玄暉白州司馬員外長任削其勳封加周仁軌鎮軍大將軍初韋玄貞流欽州而卒蠻酋審承基逼取其女

玄貞妻崔氏不與承基殺之及其四男至是廣州都督周仁軌討承基斬之故有是命及韋氏敗仁軌亦誅

秋七月立衛王重俊為皇太子太子性明果而官屬率貴遊子弟所為多

不法左庶子姚以李嶠為中書令初李嶠為吏部侍郎欲樹私恩再求入相奏大置員外官廣引貴勢親識既而為相銓衡失序府庫減耗乃更表言濫官之弊且請遜位上慰

論不敬暉桓彥範張柬之袁恕已崔玄暉為武三思  
 所殺廢黜上大怒命李承嘉窮覈其事承嘉奏言敬  
 暉等所為請族誅之上可其奏大理丞李朝隱奏稱  
 暉等未經推鞠不可遽就誅夷乃長流暉於瓊州彥  
 範於灤州東之於瀧州恕已於環州玄暉於古州崔  
 湜說三思遣使矯制殺之三思問誰可者湜以大理  
 正周利用先為五王所惡貶官乃薦之三思使攝侍  
 御史奉使嶺外比至東之玄暉已死遇彥範於貴州  
 令左右縛之曳於竹槎之上肉盡至骨然後杖殺得  
 暉尚而殺之恕已素服黃金利用逼之使飲野葛汁  
 盡數升不死不勝毒憤培地爪甲殆盡仍極殺之利  
 用還擢拜御史中丞三思既殺五王勢傾人主常言  
 我不知代間何者謂之善人何者謂之惡人但於我  
 善者則為善人於我惡者則為惡人耳時宗楚客宗  
 晉卿紀處訥甘元東皆為三思羽翼周利用冉祖雍  
 李俊宋之遜姚紹之皆為三思耳目時人謂之五狗  
 冬十月車駕還西京○十一月以竇從一為雍州刺

史從一舊名懷貞避皇后父諱更名從一太平公主  
 與僧寺爭碾磴雍州司戶李元紘判歸僧寺從一  
 懼命改判元紘大署判後曰南流鄭普思於儋州鄭  
 山可移此判無動從一不能奪  
 思聚黨於雍岐二州謀作亂事覺西京留守蘇瓌收  
 繫窮治之上抑瓌而佑普思侍御史范獻忠進曰請  
 斬蘇瓌上曰何故對曰瓌為留守大臣不能先斬普  
 思然後奏聞使之熒惑聖聽其罪大矣且普思反狀  
 明白而陛下曲為申理王者不死殆謂是乎魏元忠  
 曰蘇瓌長者用刑不枉普思法當死上不得已流普  
 思於儋州餘  
 十二月突厥默啜寇鳴沙  
 靈武總官沙  
 吒忠義與戰軍敗死者六千餘人突厥進寇原會等  
 州掠隴右牧馬萬餘匹而去詔訪羣臣計策右補闕  
 盧備上疏曰卻穀說禮樂敦詩書為晉元帥杜預射  
 不穿札建平吳之勲是知中權制謀不取一夫之勇  
 如沙吒忠義驍將之材本不足以當大任及鳴沙之  
 役主將先逃宜正邦憲賞罰既明敵無不服又邊州  
 刺史宜精擇其人使之蒐卒乘積資糧來則禦之去  
 則備之去歲四方旱災未易興師當理內以及外綏



近以來遠俟倉廩實士卒練然後大舉以討之上善之

未丁

**景龍元年春二月復崇恩廟**

上遣武攸暨三思詣乾陵祈雨既而雨降上喜

制復武氏崇恩廟及吳陵順陵因名鄧王廟曰褒德陵曰榮先又制崇恩廟齋即取五品子充太常博士楊孚曰太廟皆取七品以下子為齋即今崇恩廟取五品子未知太廟當如何上令大廟亦準崇恩廟孚曰以臣準君猶為僭逆况以君準臣乎上乃止右補闕權若訥上疏曰天地日月等字皆則天能事賊臣敬暉等輕紊前規請復存之以光孝理又神龍制書並以貞觀故事豈可近捨母儀遠尊祖德疏奏手制褒美尋敕自今奏事不得言中興

**三月吐蕃遣使入貢○夏六月朔日食○秋七月太子重俊起兵誅武三思武崇訓兵**

**潰而死**皇后以太子重俊非其所生惡之武三思尤忌太子上官婕妤以三思故每下制敕推尊武氏駙馬武崇訓又教安樂公主請廢太子太子積不能平與李多祚等矯制發羽林兵三百餘人殺三

思崇訓于其第又使成王千里分兵守宮城諸門太子與多祚斬關而入叩閤索上官婕妤上乃與韋后安樂公主上官婕妤好登玄武門樓以避之官闈令楊思勗擊斬多祚前鋒多祚軍奪氣上俯謂多祚所將千騎曰汝輩皆朕宿衛之士何為從多祚反苟能斬反者勿患不富貴於是千騎斬多祚等餘眾皆潰千里攻延明門將殺宗楚客紀處訥不克而死太子亦為左右所殺上以其首獻太廟及祭三思崇訓之柩然後梟之朝堂官屬不敢近永和縣丞寧嘉勗號哭解衣裹之坐殿上以思勗為銀青光祿大夫行內常侍安樂公主請以崇訓墓為陵給事中盧粲駁之公主怒出粲為陳州刺史襄邑尉席豫聞公主求為太子女歎曰梅福譏切王氏獨何人哉乃上書請立太子言甚深切太平公主欲表為諫官豫恥之逃去胡氏曰衛蒯瞶欲殺南子至於出奔春秋罪之重俊則又甚矣多祚無外庭大臣廢昏立明之策獨舉禁兵以子脅父其事逆矣既殺三思欲遂中止其可得乎為多祚者於重俊之請拒之可也不知春秋之義陷於誅死不亦傷乎○安樂公主及兵部尚書宗楚客謀使侍御史冉祖雍等誣奏相王及太平公王云與重

俊通謀上使御史中丞蕭至忠鞠之至忠泣曰陛下不能容一弟一妹而使人羅織害之乎相王昔為皇嗣固請以天下讓陛下累日不食陛下奈何疑之上素友愛事遂寢右補闕吳兢上疏曰相王同氣至親六合無貳而賊臣日夜連謀乃欲陷之極法夫任以權則雖疎必重奪其勢則雖親必輕自古委信異姓猜忌骨肉以覆國亡家者幾何人矣况國家枝葉無幾陛下登極未久而一子以弄兵受誅一子以愆違遠竄惟餘一弟朝夕左右尺布斗粟之譏不可不慎青蠅之詩良可畏也相王寬厚恭謹安恬好讓故免難於帝后並加尊號皇后帥王公上表加帝號曰應天聖皇后上並許之貶魏元忠為務川尉道卒元忠以擅權意常憤鬱及太子重俊起兵遇元忠子太僕少卿升於永安門脅以自隨太子死升為亂兵所殺元忠楊言曰元惡已死雖鼎鑊何傷但惜太子隕沒耳宗楚客等共誣元忠云與太子通謀請夷三族制不許元忠懼表請致仕楚客等又使御史中丞姚廷筠劾之貶渠州可馬又令給事中冉祖雍奏元忠不應

佐州楊再思李嶠及御史袁守一皆贊之乃貶務川尉行至涪陵而卒胡氏曰當元忠被召之時三思擅權五王受制韋后內亂妖妄肆行事可知矣元忠聞之逡巡不至上也一見新君慶其復位密進忠益稱病而退次也亟就相位依違取容名節盡隳而終亦不免可以為知進而不知退者之戒矣九月

以蕭至忠宗楚客紀處訥同三品于惟謙罷至忠上疏曰恩

倖者止可富之金帛不可以公器為私用今列位已廣于求未厭陛下數降不貲之澤近戚有無涯之請賣官鬻法公違憲章徒奉僧慧範有罪削其階爵慧

為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於東都作大像府庫為之虛耗上及韋后皆重之無敢指目者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姦賊四十餘萬請寘極法上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所不及上乃削

黜慧範放于家宦官薛簡等侍寵犯法傳弓奏請誅之御史大夫竇從一懼固止之時宦官用事從一為雍州見訟者無以楊再思為中書令韋巨源紀處訥

頻必曲加承接

為侍中○改羽林千騎為萬騎○殺習藝館內教蘇

安恒安恒矜高好奇太子誅武三思冬十二月朔日

食○遣使詣江淮贖生中書舍人李義諫曰江南鄉人採捕為業魚鱉之利黎元

所資且驚生之徒唯利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

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回救贖之錢物

二年春二月赦官中言皇后衣笥裙上有五色雲起

之天下從之仍赦天下迦葉志忠奏昔神堯未受命

天下歌桃李子文皇未受命天下歌秦王破陣樂則

天未受命天下歌娥媚娘皇后未受命天下歌桑條

則奏之上太常卿鄭愔又引三月朔方總管張仁愿築

三受降城初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為境時默覈悉衆

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絕其南寇之路六旬

而成以拂雲祠為中城距東西城各四百餘里皆據

津要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

不敢度山畋牧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建城不置壅門

守具或問之仁愿曰兵貴進取寇至當併力出戰回

首望城者斬之安用守備生其退恐之心也其後常

元楷為總管始築壅門人夏四月置修文館學士置

以是重仁愿而輕元楷

文館學士選公卿善為文者李嶠等二十餘人為之

陪侍遊宴賦詩屬和使上官昭容第其甲乙於是天

下靡然爭以文華相上儒秋七月以張仁愿同三品

學忠謹之士莫得進矣

○始用斜封墨敕除官

安樂長寧公主上官婕妤皆依勢用事請謁受賕降墨敕

除官斜封付中書時人謂之斜封官其員外同正試

攝檢校判知官凡數千人婕妤立外第出入無節朝

士往往從之遊處以求進達安樂公主尤驕橫宰相

以下多出其門奪民田作定昆池延袤數里以上好

擊毬灑油以築毬場上及皇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

遺辛替否上疏曰臣聞古之建官員不必備故士有

吳采

完行家有廉節朝廷有餘俸百姓有餘食今陛下百  
倍行賞十倍增官使府庫空竭流品混淆陛下又以  
愛女之故竭人之財奪人之家愛數子而  
取三怨使戰士不盡力朝士不盡忠人既散矣獨提  
所愛何所歸乎君以人為本本固則邦寧邦寧則陸  
下之夫婦母子長相保矣若以造寺必為理體養人  
不足經邦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踈見在失  
真實而冀虛無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荐臻沙彌不可  
操干戈寺塔不足攘饑饉臣竊惜之疏奏不省時斜  
封官皆不由兩省而授兩省莫敢執奏吏部員外郎  
李朝隱前後執破一千四百餘人怨謗紛然朝隱一  
無所顧清源尉呂元泰亦上疏諫造寺曰邊境未寧  
轉輸疲弊而營建佛寺勞費無極昔堯舜禹湯文武  
惟以儉約仁義立德垂名晉宋以降塔廟競起而喪  
亂相繼由其好尚失所人不堪命故也伏願回營造  
之資供疆場之費使烽燧永息羣生富庶則如來慈  
悲平等之心  
冬十一月突騎施犯塞遣將軍牛師獎  
將兵討之  
突騎施烏質勒卒子娑葛自立為可汗故  
將闕毀忠節不服數相攻擊總管郭元振

奏追忠節入朝宿衛忠節行至播仙城經略使周以  
梯說之曰國家不愛高官顯爵以待君者以君有部  
落之衆故也今脫身入朝一老胡耳豈惟不能保寵  
祿死生亦制於人手今宰相宗楚客紀處訥用事不  
若厚賂二公請留不行發安西兵及引吐蕃以擊娑  
葛求阿史那獻為可汗以招十姓使郭虔瓘發拔汗  
那兵以自助既不失部落又得報仇比於入朝豈可  
同日語哉虔瓘時為西邊將忠節然其言遣間使賂  
楚客處訥如以梯之策元振聞其謀上疏曰往歲吐  
蕃所以犯邊正為求十姓四鎮之地不獲故耳比以  
國多內難故且屈志請和其心豈能忘十姓四鎮哉  
今如忠節之計恐四鎮危機將從此始吐蕃得志則  
忠節在其掌握豈得復事唐也往年吐蕃無恩於中  
國猶欲求地今若有功請分于闐踈勒不知何以抑  
之是以古之智者皆不願受夷狄之惠蓋預憂其求  
請無厭終為後患故也阿史那獻父叔兄弟皆嘗立  
為可汗使招十姓卒不能致尋自破滅何則此屬非  
有過人之才雖復可汗舊種衆心終不親附况獻又  
疏遠於其父兄乎虔瓘前此已嘗與忠節擅入拔汗  
那發兵不能得其片甲匹馬徒致侵擾今此行必不

能得志徒與虜結隙令四鎮不安實為非計楚客等  
 不從遣馮嘉賓持節安撫忠節侍御史呂守素處置  
 四鎮以將軍牛師獎為安西副都護發甘涼兵兼徵  
 吐蕃以討娑葛忠節逆嘉賓於討舒河口娑葛遣兵  
 襲之生擒忠節 **安樂公主適武延秀**武崇訓之弟延  
 殺嘉賓守素 **徵武攸緒入朝**召武攸緒於嵩山  
 舞公主悅之崇訓焉 **武攸緒**於兩儀殿  
 死遂以延秀尚焉 **武攸緒**於兩儀殿  
 設位行問道之禮令攸緒以山服見不名不拜攸緒  
 至趨立辭見班中再拜而退屢加寵錫皆辭不受親  
 貴調候寒溫之外不交一言起居舍人武平一亦表  
 請抑損外戚權寵不敢斥言韋氏但請抑損已家優  
 制不許太平安樂公主各樹朋黨更相譖毀上謂平  
 一曰親貴多不輯睦以何法和之平一以為宜斥逐  
 姦險抑慈存嚴示以知 **牛師獎與突騎施戰敗沒**遂  
 禁無令積惡上不能用 **娑葛立為可汗**牛師獎與娑葛戰敗沒娑葛遂陷  
 客頭楚客又奏以周以梯代郭元振遣阿史那獻討  
 娑葛娑葛遣元振書稱我與唐初無惡但宗尚書受

闕發金欲枉破奴部落又聞史獻欲來恐徒擾軍州  
 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奏娑葛書楚客怒  
 奏元振有異圖召將罪之元振遣子具奏其狀乞留  
 定西土以梯竟坐流白州復以元振代之赦娑葛罪  
 冊為十四 **以婕妤上官氏為昭容**○召王公近臣入  
 姓可汗 **閣守歲**召王公近臣入閣守歲酒酣上謂御史大夫  
 一拜謝俄而內侍引燭籠步障金縷羅扇其後有人  
 衣禮衣花釵令與從一對坐却扇易服乃皇后老乳  
 母王氏本蠻婢也上與侍臣大笑詔封莒國夫人嫁  
 為從一妻俗謂乳母之婿曰阿奢從一每進表狀自  
 稱羽聖皇后阿奢  
 欣然有自負之色

酉巳

**三年春正月辛亥武門觀宮女拔河**幸玄武門與近  
 臣觀宮女拔河

又命宮女為市肆公卿為商旅與之交易因為忿爭  
 言辭褻慢上與后臨觀為樂上每與近臣宴集令各  
 效伎藝以為樂國子司業郭山惲獨歌鹿鳴蟋蟀明  
 日賜山惲救嘉美之又嘗宴侍臣使各為迴波辭諫

趙所存

趙金

趙

趙

議大夫李景伯曰：迴波爾時酒厄微，臣職在箴規，侍宴既過，三爵諠譁，竊恐非儀。上不悅，蕭至忠曰：此真諫官也。嘗幸定昆池，命從官賦詩，黃門侍郎李日知詩曰：所願覽思居者逸，勿使時稱作者勞。三月，以韋巨源、楊再思為左右僕射，同三品。宗楚客為中書令，蕭至忠為侍中，韋嗣立同三品。崔湜、趙彥昭同平章事。監察御史崔琬對仗彈宗楚客，紀處訥潛通使，趨出立於朝堂，待罪至是。楚客更忿怒，作色自陳，忠鯁為琬所誣，上竟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以和解之時，人謂之和事天子。崔湜通於上官昭容，故引以為相。時政出多門，濫官充溢，人以為三無坐處。謂宰相御史及員外官也。韋嗣立上疏以為比造寺極多，所費千萬，人力勞弊，怨嗟盈路。佛教要在降伏身心，豈在窮極侈麗？萬一水旱為災，戎狄構患，雖龍象如雲，將何救哉？又國初食封之家，不過三二千，今乃百有餘家，凡用六十萬丁，為絹百二十萬匹。今太府庸調絹歲不過百萬，國家租賦不及私門之半。

癸丑

**刑部尚書李日知致仕**  
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汝能捺李日知真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春正月**  
 誥衛士二十五入軍五十而免。○以蕭至忠為中書令。○二月御樓觀燈。

**大酺**  
開門然燈大酺合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左拾遺嚴挺之上疏諫以為酺者因人所利合醪為歡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敕以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晉陵尉楊相如上疏曰隋氏以縱欲而亡太宗以抑欲而昌人主不可不慎擇也夫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踈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踈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之業將

通守書文堂  
 通監國司本堂  
 三九

何遠哉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茲逆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矣上以高麗大祚榮為勃海郡王初高麗既覽而善之

大祚榮徙居營州阻險自固武后使將軍李楷固討之大敗祚榮遂東據東牟山高麗靺鞨之人稍稍歸之地方二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附于夏五月突厥中宗時遣子入侍至是以為勃海郡王

罷修大明宮修大明宮未畢敕以農務方勤罷之六月以郭元振同三

品○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羲竇懷

貞崔湜伏誅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薛稷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寘毒以進中書侍郎王

琚言於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荆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令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究得志

上及皇后妃夏四月幸隆慶池初武后之世長安城主臨觀大笑

池數十頃號隆慶池相王子五王列第於其北望氣者言常鬱鬱有帝王氣比日尤盛上幸池宴侍臣以厭

之五月宴近臣國子祭酒祝欽明自請作入風舞搖名盧藏用曰祝公六月皇后韋氏弒帝於神龍殿以

五經掃地盡矣

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羲崔湜同平章事立温

王重茂初定州人郎岌上言韋后宗楚客將為逆亂后殺之許州參軍燕欽融復上言皇后淫亂

干預國政宗楚客圖危社稷上意快快由是后及其黨始懼

散騎常侍馬秦客光祿少卿楊均皆幸於后恐事泄

安樂公主亦欲后臨朝已以為皇太女乃相與合謀

於餅餽中進毒中宗崩范氏曰易姤之初六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陰柔之始以剛制之則吉縱之以往則凶若羸豕之孚無時而自止也夫女子小人放而不制必至於弒父與君而後已

是以聖人戒之中宗一快快不悅而其身已不保雖欲制之其可得乎○韋氏秘不發喪召宰相入禁中徵諸府兵屯京城以裴談張錫同三品張嘉福岑義崔暹同平章事太平公主與上官昭容謀草遺制立溫王重茂為太子皇后知政事相王旦參謀政事宗楚客曰相王於皇后嫂叔不通問聽朝之際何以為禮遂帥諸宰相表請罷相王政事乃發喪皇后攝政改元唐隆太子即位年十六宗楚客葉靜能與諸章勸后尊武后故事以韋氏子弟領南北軍楚客等上書稱韋氏宜革唐命謀害少帝深忌相王及太平公主密與韋溫安臨淄王隆基起兵討韋氏并其黨皆伏誅隆基自為平王以鍾紹京劉幽求參知機務李日知同三品蕭至忠等貶官有差相王子臨淄王隆基罷潞州別駕在京師陰聚才勇之士密謀匡復初太宗選官戶及蕃口驍勇者著虎文衣跨豹文韉謂之百騎武后時增為千騎隸左右羽林中宗謂之萬騎置使以領之隆基皆厚結其豪傑會兵部侍郎崔日用以楚客謀告

隆基乃與太平公主及公主子薛崇陳苑總監鍾紹京尚衣奉御王崇曄前朝邑尉劉幽求折衝麻嗣宗謀先事誅之會韋播數榜捶萬騎皆怨果毅葛福順陳玄禮見隆基訴之隆基諷以誅諸韋皆踴躍自效或謂隆基當啓相王隆基曰我曹為此以狗社稷事成福歸於王不成以身死不以累王也且萬一不從將敗大計遂不啓微服與幽求等入苑中逮夜天星散落如雪幽求曰天意若此時不可失於是福順直入羽林營斬諸韋典兵者以狗曰韋后酖殺先帝謀危社稷今夕當共誅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懷兩端助逆黨者罪及三族羽林士皆欣然聽命隆基勒兵入玄武門諸衛兵皆應之斬韋后及安樂公主武延秀上官昭容幽求曰衆約今夕共立相王何不早定隆基止之比曉內外皆定隆基乃出見相王叩頭謝不先白之罪相王曰社稷宗廟不墜於地汝之力也遂迎相王入輔少帝閉城門收捕諸韋親黨及宗楚客晉卿紀處訥趙履溫張嘉福馬秦客楊均葉靜能等皆斬之尸韋后於市諸韋襁褓兒無免者封隆基為平王押左右廂萬騎賜崇曉爵立節王以紹京守中書侍郎幽求守中書舍人並參知機務武



氏宗屬誅竄殆盡以李日知鍾紹京並同三品隆基  
二奴王毛仲李守德皆超拜將軍諸宰相蕭至忠等  
貶官有差胡氏曰殲殄諸韋懲五王之不斷也誅竄  
諸武懲中宗之失刑也然撥亂反正之道必拔本而  
塞源徒治其末則未有不復為患者縱不復為患亦  
不厭人心拂天理矣當是時也若能條陳禍亂原本  
起自武后黜其號罷其享以庶人禮葬絕之于祖宗  
其猶足以救中宗五王之失而垂女主禍亂之戒也  
乎雖曰禮無臣子貶尊上之文然武氏所為天下大  
變天理所無也必睿宗有所不忍則大臣以道正國  
者召會百官告于高祖太宗相王旦即位廢重茂復  
之廟而行之為法受惡可也

**為溫王**

劉幽求言於隆基請相王早即位以鎮天下  
遂以少帝制傳位相王時少帝猶在御座太

平公主進曰天下之心已歸相王此非兒座遂提下  
之睿宗即位以少帝為溫王置於內宅胡氏曰臨淄  
舉事不白相王韋氏既誅復拒幽求之議然則其志  
本欲自取特不敢言爾惜乎睿宗之不見幾幽求之  
不知變也韋氏淆亂睿宗曾無討除之意而隆基能  
之大事已定幽求宜請於相王使以神器歸之臨淄

則太平之亂無自而生矣他日聞變登樓然後畀付  
父子之間交有所損幽求勇能戡亂而智不燭微惜  
哉以鍾紹京為中書令尋罷之紹京嘗為司農錄事

眾皆惡之太常少卿薛稷言於上曰紹京雖有勲勞  
素無才德出自胥徒超居元宰恐失聖朝具瞻之美  
出為蜀州刺史立平王隆基為太子器嫡長平王隆基有功

疑不能決成器辭曰國家安則先嫡長危則先有功  
苟違其宜四海失望臣死不敢居平王之上劉幽求  
曰除天下之禍者當享天下之福平王拯社稷以薛  
稷參知機務稷以工書事上追削武三思等爵謚暴

其尸○以姚元之同三品韋嗣立蕭至忠為中書令  
趙彥昭崔湜並同平章事○加太平公主實封萬戶

公主沈敏多權略武后已為類已獨愛幸及誅張易  
之公主有力焉中宗之世韋后安樂皆畏之又與太

子共誅韋氏既屢立大功益尊重上嘗與之議政宰相進退繫其一言薦士驟歷清顯者不可勝數權傾人主其贈即岌燕欽融蘇安恒諫議大夫○秋七月贈韋月將宣州刺史○以崔日用參知機務○追復故太子重俊位號及敬暉桓彥範崔玄暉張柬之袁恕已李多祚等官爵重俊與李多祚等稱兵入宮中宗登玄武門太子據鞍自若及其徒倒戈然後逃竄鄉使宿衛不守其為禍也胡可忍言今聖朝禮葬謚為節愍臣竊惑之若以其誅武三思父子而嘉之則誅姦臣而尊君父可也今欲自取之是與三思競為逆也若以其欲廢韋氏而嘉之則韋氏於時逆狀未彰苟無中宗之命而廢之是脅父廢母也庸可乎臣恐後之亂臣賊子得引以為比開悖逆之原非所以彰善癉惡也請改其謚多祚等從重俊與兵不為無罪今宥之可也名之為雪亦所未安上然其言而執政以為制命已行但停多祚贈官而已以宋

璟同三品

璟與姚元之協心革中宗弊政進忠良退不肖賞罰盡公請託不行紀綱修舉當時

翕然以為復有貞觀永徽之風

崔湜蕭至忠韋嗣立趙彥昭崔日用

薛稷罷

日用與稷爭於上前稷曰日用傾側附武三思非忠臣賣友邀功非義士日用曰稷附張

易之宗楚客非傾側而何上兩罷之

廢崇恩廟追廢韋后安樂公主為

庶人○八月譙王重福反伏誅

韋后之臨朝也鄭愔

福謀舉兵誅韋氏未發而韋氏敗洛陽人張靈均說重福曰大王地居嫡長當為天子相王雖有功不當

立王若潛入洛陽發屯兵殺留守天下指麾可定重福從之時愔左遷過洛陽與靈均結謀聚徒以俟重

福重福與靈均詐乘驛入東都縣官馳白留守洛州長史崔日知帥眾討之重福窘迫赴漕渠溺死愔與

靈均皆伏誅初愔附來俊臣得進俊臣誅附張易之易之誅附韋氏韋氏敗又附重福竟坐族誅詔

以萬騎補外官更置飛騎

萬騎侍功暴橫長安罷斜

封官用姚元之宋璟及御史大夫冬十月以薛訥為

幽州經略節度大使節度之名自此始十一月以姚元之為

中書令○葬定陵朝議以韋后有罪不應祔葬乃追

奠祔葬范氏曰人之死也魂氣歸于天形鬼歸于地

立廟以祀之而已魂氣不可得乎許公蘇瓌卒制起復

為工部侍郎頌固辭上使李日知諭旨日知還十二

奏曰臣見其哀毀不敢發言上乃聽其終制

月以西城隆昌二公主為女官上以二女為女官以

為造觀諫議大夫審原悌上疏曰釋道二家皆以清

淨為本不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又先朝所親狎諸

僧宜加屏斥補闕辛替否上疏曰自古失道破國亡

家者口說不如身逢耳聞不如目見太宗陛下之祖

也撥亂反正開基立極官不虛授財無枉費不多造

寺觀而有福不多度僧尼而無災天地垂祐風雨時

若粟帛充溢蠻夷率服享國以長名高萬古陛下何

不取而法之中宗陛下之兄也棄祖宗之業徇女子

之意無能而祿者數千人無功而封者百餘家造寺

不止度人無窮奪百姓口中食以養貪殘剝萬人

體上之衣以塗土木人怨神怒眾叛親離享國不永

禍及其身陛下何不懲而改之自頃水旱霜蝗未聞

賑卹而為二女造觀用錢百餘萬緡陛下豈可不計

當今之蓄積有幾中外之經費有幾而輕用百餘萬

緡以供無用之役乎陛下族韋氏之家而不去韋氏

之惡恐棄太宗之法而不忍棄中宗之政乎且陛下

當韋氏用事之時日夕憂危切齒於羣凶今乃不改

其所為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矣上雖不能從而

嘉其切直二公主後改號金仙玉真公主范氏曰孔

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可謂孝矣

未聞以女子為女官而可以資福於其親者也天子

之女天下之所取則也不從先王之禮而從方士之

言廢人倫蔑典禮襲非法之服奉不享之祠以是為

孝非所以率天下也若其可為先王為之矣不待後

世始能

行也

加李朝隱為太中大夫

宦者閭與貴以事屬

長安李朝隱朝隱繫之

通鑑綱目卷之三

獄上聞之召見朝隱勞之因御承天門集百官宣示朝隱所為且下制稱宦官遇寬柔之代必弄威權朕覽前載每所歎息能副朕意實在

斯人可加太中大夫賜中上考以宋璟為吏部尚書姚元之為兵部尚書舊制三品以上官冊授五品以上制授六品以下救授皆

委尚書省奏撤文屬吏部武屬兵部中宗之未選舉混淆至是以宋璟為吏部尚書李義盧從愿為侍郎皆不畏疆禦請謁路絕人服其公以姚元之為兵部尚書陸象先盧懷慎為侍郎武選亦治

欽明郭山惲為諸州長史侍御史倪若水奏彈欽明山惲亂常改作希旨病君

於是左授胡氏曰王者之制行偽而堅言偽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疑眾殺不以聽馬祝郭二人縱不誅死尚當盡削官秩投之四裔今雖貶黜而有民有社夫豈足以示懲哉○時侍御史楊孚彈糾不避權貴權貴毀之上曰鷹搏狡兔須急救之不爾必反為所箠御史繩姦慝亦然苟非人主保衛之則亦為姦慝所噬矣姚州蠻反姚州羣蠻先附吐蕃攝監察御史李知古請發兵擊之既降築城置

亥辛

州縣重稅之因誅其豪傑掠子女為奴婢羣蠻怨怒引吐蕃攻知古殺之由是姚嵩路絕

睿宗皇帝景雲二年春正月突厥默啜遣使請和○以郭元振張說同平章事○二月命太子監國以宋

王成器為同州刺史函王守禮為函州刺史太平公

主蒲州安置初太平公主以太子年少意頗易之既而憚其英武數為流言云太子非長不

可立每覘伺其所為纖悉必聞於上與益州長史竇懷貞結黨欲危太子邀韋安石至其第安石固辭不往  
上嘗密召安石謂曰聞朝廷皆傾心東宮宜察之對曰陛下安得亡國之言此乃太平之謀耳太子有功於社稷仁明孝友天下所知願陛下無惑上瞿然曰朕知之矣卿勿言公主又嘗乘輦邀宰相於光範門內諷以易置東宮眾皆失色宋璟抗言曰東宮有大功於天下真宗廟社稷之主奈何忽有此議與姚元之密言於上曰宋王陛下之元子函王高宗之長孫公主交構其間將使東宮不安請出宋王函王皆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五

通鑑綱目卷之六十五

三五

為刺史罷岐薛二王左右羽林太平公主武攸暨皆於東都安置上曰朕惟一妹豈可遠置東都諸王惟卿所處頃之上謂侍臣曰術者言五日中當有急兵入宮卿等為朕備之張說曰此必姦人欲離間東宮願陛下早使太子監國則流言自息矣元之曰張說所言社稷之至計也上悅以宋王成器為同州刺史齋王守禮為夔州刺史太平公主蒲州安置命復斜封官殿中侍御史崔滋言於上曰斜封官皆先帝所怨衆口沸騰恐生非常之變太平公主亦以為言上然之制諸斜封官並量材叙用率府參軍柳澤上疏曰斜封官皆因僕妾汲引豈出先帝之意陛下黜之天下稱明一旦收叙何政令之不一也議者皆稱太平公主誑誤陛下積小成大為禍不細上弗聽胡氏曰彰先帝之惡為陛下招怨姦人之言類如此使遇明君必曰置先帝於過舉豈所以為孝沽美譽於羣小豈所以為君爾以桓靈待我則姦言無自入矣然姚宋秉政而此說得行何也睿宗以六居五使太平陰疑於陽是以此姚宋若力爭之勢將有激矣然

是乎曰當其時事有貶姚元之為申州刺史宋璟大於此者姑忍焉可也

為楚州刺史寢二王刺史之命太平公主聞姚元之宋璟之謀大怒以讓

太子太子懼奏二人離間姑兄故有是命劉幽求罷○以左右萬騎羽林

為北門四軍○以韋安石為中書令李日知為侍中

安石日知為政紀綱紊亂復如景龍之世矣夏四月制政事皆取太子處

分今欲傳位太子何如羣臣莫對殿中侍御史和逢堯太平公主之黨也言於上曰陛下春秋未高方為

四海所依仰豈得遽爾上乃止制凡政事皆取太子處分軍旅死刑及五

品除授議定以聞五月召太平公主還京師太子請之

也復吳陵順陵太平公主為武以薛謙光為岐州刺

史僧慧範侍太平公主勢逼奪民田御史大夫薛謙光彈之公主訴於上出之六月置十

道行書收堂

道按察使

時遣使按察十道分山南為東西兩道分隴右為河西道又分天下置二十四都督

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備等上言都督專殺生之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為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巡察

追復上官氏為昭容

初昭容從母之子王昱說昭容母鄭氏曰武氏天之所廢婕妤

附之滅族之道也鄭氏以戒昭容昭容弗聽及重俊誅三思索昭容昭容始懼思昱言自是心附帝室故中宗崩草遺制以相王輔政及隆基入宮又帥宮人迎之劉幽求為之言隆基不許遂斬之至是追復謚

日惠以韋安石為左僕射同三品

太平公主以安石不附已故崇以虛

名實去九月以竇懷貞為侍中

懷貞每退朝必請太

其權也玉真二觀羣臣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冬十月韋安石郭元振竇懷

貞李日知張說罷以劉幽求魏知古崔湜並同三品

陸象先同平章事

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等宣制責以政教多闕水旱為災輔佐非才

並罷政事以劉幽求等同三品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慎寡欲言論高遠為時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為相湜請與象先同升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從之遣御

史中丞和逢堯使突厥

逢堯說默啜曰處密堅昆聞可汗結昏於唐皆當歸附何

不襲唐冠帶使之聞之默啜許十一月令百姓二十

五入軍五十五免○召司馬承禎至京師尋許還山

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上曰

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無以

過也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

愚觀之此乃仕宦之疾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道按察使

時遣使按察十道分山南為東西兩道分隴右為河西道又分天下置二十四都督

各糾察所部刺史以下善惡太子右庶子李景伯舍人盧備等上言都督專殺生之柄權任太重或用非其人為害不細今御史秩卑望重以時巡察

追復上官氏為昭容

初昭容從母之子王昱說昭容母鄭氏曰武氏天之所廢婕妤

附之滅族之道也鄭氏以戒昭容昭容弗聽及重俊誅三思索昭容昭容始懼思昱言自是心附帝室故中宗崩草遺制以相王輔政及隆基入宮又帥宮人迎之劉幽求為之言隆基不許遂斬之至是追復謚

文曰惠

以韋安石為左僕射同三品

太平公主以安石不附已故崇以虛

名實去

九月以竇懷貞為侍中

懷貞每退朝必請太

玉真二觀羣臣多諫懷貞獨勸成之身自督役

冬十月韋安石郭元振竇懷

貞李日知張說罷以劉幽求魏知古崔湜並同三品

陸象先同平章事

上御承天門引韋安石等宣制責以政教多闕水旱為災輔佐非才

並罷政事以劉幽求等同三品象先同平章事皆太平公主之志也象先清慎寡欲言論高遠為時人所重湜私侍太平公主公主欲引為相湜請與象先同升上不欲用湜公主涕泣以請乃從之

史中丞和逢堯使突厥

逢堯說默啜曰處密堅昆聞可汗結昏於唐皆當歸附何

不襲唐冠帶使之聞之默啜許諾明日僕頭紫衫再拜稱臣

十一月令百姓二十

仕宦之原極耳疾

徑者亦極徑

還山

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上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心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歎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上許之尚書左丞盧藏用指終南山謂承禎曰此中大有佳處何必天台承禎曰以愚觀之此乃仕宦之疾徑耳藏用嘗隱終南則天時徵為左拾遺故承禎言之

大極元年先天元年春正月祀南郊初用諫議大夫賈曾議合祭天

地寶懷貞岑義同三品○以蕭至忠為刑部尚書蕭

中自託於太平公主引為尚書華州長史蔣欽

緒其妹夫也謂之曰如子之才何憂不達勿為非分

妄求至忠不應欽緒退而歎曰九代卿族一舉滅之

可哀也哉至忠素有雅望嘗自公主第門出遇宋景

環曰非所望於蕭君也至忠笑曰善乎宋生之言遠策馬而去夏五月祭北郊○六

月以岑義為侍中○幽州大都督孫佺襲奚敗沒薛

鎮幽州二十餘年吏民安之未嘗舉兵出塞虜亦不

敢犯與燕州刺史李璡有隙璡毀之於劉幽求幽求

以左羽林將軍孫佺代之孫佺至州帥兵二萬騎八

千以襲奚契丹將軍烏可利諫曰道險天熱懸軍遠

襲非計也佺曰薛訥在邊積年竟不能為國家復營

州今乘其無備往必有功遂行遇奚騎八千戰於冷

陁大敗為虜所擒獻於突厥默啜殺之秋七月彗星出西方入太微○

以寶懷貞為左僕射平章軍國重事有相者謂同三

有刑厄懷貞懼請解官為安國品寶懷貞曰公

寺奴救聽之尋復以為左僕射八月帝傳位於太子

太子即位尊帝為太上皇太平公主使術者言於上

座及心前星皆有變皇太子當為天子上曰傳德避

災吾志決矣公主及其黨皆以為不可太子聞之固

辭上曰汝為孝子何必待柩前然後即位邪太子流

涕而出制傳位於太子太子又上表辭太平公主勸

上自總大政上乃謂太子曰汝以天下事重欲朕兼

理之邪昔舜禪禹猶親巡狩朕雖傳位豈忘家國其

軍國大事當兼省之玄宗即位尊睿宗為太上皇上

皇自稱曰朕命曰誥五日一受朝於太極殿皇帝自

稱曰予命曰制敕日受朝於武德殿三品以上除授

及大刑政乃奏上皇決之大赦改元胡氏曰睿宗之

於中宗未有以其相遠也使無玄宗繼立妃王氏為

其後而在位日久亦同歸乎亂而已矣立妃王氏為

皇后○以劉幽求為僕射同三品魏知古為侍中崔

暉為中書令



湜為中書令○流劉幽求於封州

初河內人王琚預

之為太子也琚至長安見上至廷中故徐行宦者曰  
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  
遽召見與語琚曰韋庶人弒逆人心不服誅之易耳  
太平公主凶猾無比大臣多為之用琚竊憂之上引  
與同榻坐泣曰主上同氣唯有太平言之恐傷王上  
之意不言為患日深為之奈何琚曰天子之孝當以  
安宗廟社稷為事豈顧小節上悅及即位以為中書  
侍郎是時宰相多太平公主之黨劉幽求與羽林將軍  
張暉謀使言於上曰竇懷貞崔湜岑義皆因公主  
得進日夜為謀不輕若不早圖一旦事起太上皇何  
以得安請速誅之上以為然暉洩其謀上大懼遠列  
上其狀有司奏流幽求於封州張暉於豐州初崔湜  
坐與譙王重福通書當死張說與幽求營護得免既  
而湜附太平公主謀罷說政事及幽求得罪湜諷廣  
州都督周利貞使殺之桂州都督王九月朔日食○  
皎知其謀留幽求不遣由是得免

冬十月沙陀金山遣使入貢

沙陀處月之別十二月種也姓朱邪氏

刑部尚書李日知致仕

日知在官不行捶撻而事集

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謂曰我欲捶汝天下人必謂  
汝能捺李日知真受李日知杖不得比於人妻子亦  
將棄汝矣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

癸丑

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春正月誥衛士二十五入軍

五十而免○以蕭至忠為中書令○二月御樓觀燈

大酺開門然燈大酺合樂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以  
夜繼晝凡月餘左拾遺嚴挺之上疏諫以為酺

者因人所利合醪為歡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  
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敕以挺之忠直宣示百

官厚賞之晉陵尉楊相如上疏曰隋氏以縱欲而亡  
太宗以抑欲而昌人主不可不慎擇也夫人主莫不

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踈佞邪者常親以至  
於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

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愛此親踈之所以分也誠能  
愛其忤以收忠賢惡其順以去佞邪則太宗之業將

何遠哉夫法貴簡而能禁罰貴輕而必行小過不察則無煩苛大罪不漏則止茲逆使簡而難犯寬而能制則善矣上以高麗大祚榮為勃海郡王初高麗既覽而善之

大祚榮徙居營州阻險自固武后使將軍李楷固討之敗祚榮遂東據東牟山高麗靺鞨之人稍稍歸之地方二千里戶十餘萬勝兵數萬人附于夏五月突厥中宗時遣子入侍至是以為勃海郡王

罷修大明宮以農務方勤罷之六月以郭元振同三

品○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羲竇懷

貞崔湜伏誅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

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薛稷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氏謀於赤箭粉中寘毒以進中書侍郎王琬言於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上佩刀荆州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為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令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茲究得志

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為墟安在

其為孝乎請先定北軍後收逆黨則不驚上皇矣上以為然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王毛仲姜皎李

令問王守一及內給事高力士等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召至忠義斬之懷貞自縊死戮其尸上

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詔誅竇懷貞等無他也上皇乃下詔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

處分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賜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崔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公主流嶺南

尋以湜與逆謀追賜死初太平公主與湜等謀廢立陸象先獨以為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為不順且

又失德若之何不去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

歲寒之松柏相信哉時窮治公主枝黨象先密以高力為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時無知者

士為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初太宗定制內侍省

食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緋者尚寡上在藩邸力士傾心奉之及為太子奏為

內給事至是以誅蕭岑功賞之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者寢多宦官之盛自此始范氏曰國之難故其防患深慮之遠故其立法密後世子孫雖有聰明才智高出羣臣之表然未若祖宗更事之多也夫中人不可假以威權蓋近而易以為姦也明皇不戒履霜堅冰而輕變太宗之制崇寵宦者增多其員自是以後寢干國政未流之禍蓋基於此書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以張說為中書令○陸象先為人後嗣可不念之哉

**罷**○八月以劉幽求為左僕射平章軍國大事○九月以李暢為虔州刺史初中宗之崩也李嶠密表韋位於禁中得其表或請誅之張說曰嶠雖不識逆順然為當時之謀則忠矣上然之以嶠子暢為虔州刺史令嶠隨

**罷諸道按察使**○冬十月引見京畿縣令引見京畿縣令戒講武於驪山山上幸新豐講武於驪山山下徵兵二十萬

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將軍李邕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邕官廢棄終身時二大臣得罪諸軍震鬪失次惟薛訥解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上深歎美之

**以姚元之同三品**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言於上曰陛下常欲擇河東總管而難其人也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首服即召元之詣行在拜以為相元之吏事明敏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斤埃士馬儲械無不默記上勵精為治每事訪之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元之請抑權倖愛爵賞納諫諍却貢獻不與羣臣褻狎上皆納之元之嘗奏請序進郎吏上仰視殿屋再三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共議之郎吏甲秩乃以煩朕邪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體張九齡以元

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略  
 曰任人當才為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臯之用  
 人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今君侯  
 登用未幾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  
 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耻  
 元之納其言新興王晉坐太平公主逆黨伏誅僚吏  
 皆奔散惟司功李撫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十一月  
 哭其尸元之曰樂布之儔也擢為尚書郎

**羣臣請加尊號**○**命中書侍郎王琚行邊**中書侍郎王琚為上

所親厚羣臣莫及或言於上曰琚權譎縱橫之才可  
 與之定禍亂難與之守承平上由是浸疎之使按行  
 北邊**十二月改官名**僕射為丞相中書為紫微省門  
 諸軍

京兆府洛州為河南府**以姚崇為紫微令張說為相**  
長史為尹司馬為少尹

**州刺史**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崇既為相張說懼  
 乃潛詣岐王申款它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

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  
 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為輔臣而密乘車入

王家恐為所誤故憂之**劉幽求罷以盧懷慎同平章**  
 事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四十二

趙州府志

通鑑綱目卷四十二

三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四十三

起甲寅唐玄宗開元二年 凡三十四年 盡丁亥唐玄宗天寶六載

甲寅

二年春正月定内外官出入恒式

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有

政迹者除京官使出

以盧懷慎檢校黃門監○置左

右教坊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以太常禮樂之

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

弟子禮部侍郎張廷珪酸棗尉袁楚客皆上疏以

春秋昂盛宜崇經術邇端士尚樸素深以悅鄭聲好

遊獵為戒上雖不能用欲開言路咸嘉賞之胡氏曰

玄宗不以太常典倡優是也乃更置坊院盛選工女

而自教之則是以天子而典倡優矣而可乎夫以顏

子亞聖之資夫子尚以放鄭聲為戒况玄宗乎大臣

沙汰僧尼

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

也姚崇於是

沙汰僧尼

富戶彊丁削髮避役姚崇上

吉

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  
未免禍殃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上從之沙汰萬  
二千餘人禁創寺鑄佛寫經百官之家母與僧尼道  
士往還胡氏曰人之與人類也無不得相見之理惟  
罪人則人之所棄而夷狄者中國之所絕也今不使  
百官與僧尼道士往還是夷狄待之罪人豈不則曷  
若使之衣巾冠帶以薛訥同紫微黃門三品將兵擊  
而齒於平民乎

**契丹** 初營州都督治柳城以鎮撫奚契丹武后之世  
都督趙文翽失政奚契丹攻陷之或言靺鞨奚  
霫以唐不建營州無所依投故且附突厥并州長史  
薛訥奏請復置營州上亦欲討契丹姚崇等諫不聽  
遂以訥同三品將兵擊契丹羣臣乃不敢言范氏曰  
姚崇等以其君討契丹為是邪當成之為非邪當爭  
之不可微諫而止也明皇既不聽諫又益甚之遂相  
薛訥而使之將兵崇等乃不敢言則是人君可以威  
脅羣臣而遂其非也然則君有大過將何以止之夫  
人臣諫而不聽則當去位苟不能強諫而視其君之  
過舉至於天下咸怨則曰非我不諫君不能用我也  
始則擇利以處其身終則引謗以歸其君此不忠之

大者也使君驕其臣而輕於用  
武天下不勝其弊崇之罪也  
二月朔太史奏日食  
不應 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  
崇表賀請書史冊從之  
突厥同俄圍北庭都

**護郭虔瓘擊斬之** 突厥默啜遣其子同俄圍北庭虔  
瓘擊斬之突厥請悉軍中資糧以  
贖同俄聞其已  
死慟哭而去  
復置十道按察使 或上言按察使徒  
煩擾公私請精簡

刺史縣令停按察使姚崇以為今止擇十使猶患未  
盡得人况天下三百餘州縣多數倍安得皆稱其職  
乎乃止范氏曰姚崇之辯雖能折議者之言然亦未  
為得也夫天子擇一相而任之一相擇十使而使之  
十使者擇刺史縣令而置之賢者舉之不肖者去之  
則君不勞而天下治矣故任相者天子之事也選使  
者相之職也察吏者使之責也吏非其人則是相之  
不才也退之而已矣崇不論此乃以為刺史縣令不  
可偏擇豈宰

相之體乎  
以徐倫為恭陵令 上思徐有功用法平  
實孝謹之子光祿卿希城等請以已官爵  
讓倫以報其德由是倫累遷申王府司馬  
貶劉幽求

為睦州刺史鍾紹京為果州刺史

或告太子少保劉幽求詹事鍾紹京

有怨望語按問不服姚崇盧懷慎等言於上曰幽求等皆功臣乍就閑職不無沮喪若令下獄慮驚遠聽乃皆貶之時紫微侍郎王珣

行邊未還坐黨貶澤州刺史

○黜涪州刺史周利貞

等十三人

以利貞等天后時酷吏比周興等情狀差輕放歸草澤終身勿齒

三月貶

韋安石韋嗣立趙彥昭李嶠為諸州別駕

御史中丞姜晦以宗

楚客等改中宗遺詔當時宰相韋安石韋嗣立趙彥昭李嶠不能匡正令監察御史郭震奏彈貶之晦又

奏安石檢校定陵盜隱官物

毀天樞

毀武后所作天樞鎔其銅鐵歷

月不盡先是韋后亦於天街

夏五月罷員外檢校官

以歲饑悉罷員外試檢校官自今非戰功及別敕母得注擬時薛王業之舅王仙童侵暴百姓御史彈奏

業為之請赦覆按之姚崇盧懷慎奏御史言是上從之申王成義奏以府錄事為參軍崇等不可事亦寢

由是貴戚束魏知古罷

知古本起小吏姚崇薦之以手請謁不行至為相崇意輕之請知古知

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知古街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所有所請託知古歸悉以聞他日上

問崇卿子何官才性何如崇揣知上意對曰臣三子兩在東都為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知古臣未

及問之耳上問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嘗卵而翼之臣子愚以為知古容其為非故敢干之耳上於

是以崇為無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陛下赦之已幸苟逐知古累聖政矣上笑乃許之

知古竟罷為

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為諸州刺史

宋王

申王成義上兄也岐王範薛王業上弟也幽王守禮從兄也上素友愛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為長枕

大被與兄弟同寢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居相與同之業嘗疾上親為煮藥

火藥上鬚左右驚救之上曰但使飲此而愈鬚何足惜成器尤恭慎未嘗及時政妄結交上愈信重之故

讒間無自而入然專以聲色飲博遊獵畜養娛樂之不及以政羣臣以成器等地逼請循故事出刺外州

乃以成器領岐州成義領幽州守禮領號州範領濟  
州業領同州到官但領大綱州務皆委上佐是後諸  
王領州者並準此范氏曰文王孝於王季故友于兄  
弟菴於太姒故慈於子孫以及於家邦至於鳥獸草  
木無不被澤者推其心而已矣先王未有孝而不友  
友而不慈者也至於後世帝王或能於此則不能於  
彼何哉不能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成器位以授明  
皇故明皇篤於兄弟之愛蓋成器之行有以養其友  
愛之心也苟能充是心則仁不可勝用矣然至於為  
人父則以讒殺其子為人夫則以孽黜其妻為人君  
則以非罪殄滅其臣下是皆不能充其類也秋七月  
苟不能充其類則其為善豈不出於利心哉  
焚珠玉錦繡於殿前上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  
銀器玩令有司銷毀以供軍國  
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敕  
百官所服帶及酒器銜鐙三品以上聽飾以玉四品  
以金五品以銀餘皆禁之婦人從其夫子自今天下  
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綉等物罷兩京織錦坊司馬公  
曰明皇之始欲為治能自刻厲節儉如此晚節猶以  
奢敗甚哉奢靡之易以溺人也詩曰靡不有初鮮克

有終可不慎哉○其後有胡人上言海南多珠翠奇寶  
因言市舶之利又欲往師子國求靈藥醫嫗上命監察  
御史楊範臣往求之範臣奏曰陛下前年焚珠玉錦繡  
示不復用今所求者何以異於所焚者乎彼市舶與商  
賈爭利殆非王者之體胡藥之性中國多不能知況於  
胡姬豈宜寘之宮掖夫御史天子耳目之官必有軍國  
大事臣雖觸冒炎瘴死不敢辭此特胡人眩  
惑求媚無益聖德上遽引咎慰諭而罷之薛訥擊契  
丹敗績詔削其官爵訥與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  
崔宣道等將兵六萬擊契丹賓客

以為士卒盛夏負甲齎糧深入寇境難以成功訥曰盛  
夏草肥羔犢孳息因糧於敵正得天時一舉滅虜不可  
失也行至灤水山峽中契丹伏兵遮其前後擊之唐兵  
大敗死者什八九訥與數十騎突圍得免宣道將後軍  
亦走訥歸罪於宣道制襄王重茂薨於房州謚曰殤皇  
帝作興慶宮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許之  
仍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  
樓西曰花萼相輝八月出宮人初民間訛言上采女子  
南曰勤政務本以充掖庭上聞之令有



司具牛車於崇明門選後宮吐蕃入寇以薛訥為隴右

防禦使擊之吐蕃眾十萬寇臨洮至渭源掠牧馬命薛訥

以九曲之地與吐蕃其地肥饒吐蕃就之畜牧因以入寇矩悔懼自殺以武后與銘頒告

中外太子賓客薛謙光以武后與銘有云上玄降鑒方

建隆基為上受命之符獻之姚崇表賀請宣示史

官頒告中外司馬公曰日食不驗太史之過也而君臣

相賀是誣天也采偶然之文以為符命小臣之諂也而

宰相實之是悔其君也以救諸州修常平倉法姚崇之賢猶不免是惜哉

武街大破之吐蕃復寇渭原薛訥王峻帥兵禦之吐蕃

襲之多置鼓角於其後前軍遇敵大呼後人鳴鼓角應

之虜以為大軍至驚懼自相殺傷死者萬計虜大潰追

至洮水又敗之前後殺獲數萬人豐安軍使王海賓戰

死以其子忠嗣為尚輦奉御養之宮中命左驍衛郎將

尉遲瓌使吐蕃宣慰金城公主吐蕃亦遣其

大臣請和用敵國禮上不許自是連歲犯邊以郭知運

為隴右節度大使領鄯秦河渭蘭臨武十二月立皇子

嗣真為鄆王嗣謙為皇太子上長子嗣真母曰劉華妃

妃以倡進有寵故立之胡氏曰母正則子重母賢則子

良以天子而納倡優又立其子為儲貳其輕宗廟慢神

器甚矣嗣謙之死蓋不待武妃林甫置幽州節度經略

大使領幽易平媯擅燕六州

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慎為黃門監懷慎清謹儉素不營

妻子不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謁告十餘日政事

卯乙

通鑑綱目卷之三

通鑑綱目卷之三

五

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自以其才不及崇每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司馬公曰夫不肖用事為其僚者愛身保祿而從之不顧國家之安危是成罪人也賢智用事為其僚者愚惑以亂其治專固以分其權媚嫉以毀其功復戾以竊其名是亦罪人也崇唐之賢相懷慎與之同心以濟太平之政夫何罪哉秦誓所謂寔能容之者懷慎之謂矣

**貶御史大夫宋璟為睦州刺史**  
坐監朝堂杖人杖輕故也

**夏四月以薛訥為涼州大總管郭虔瓘為朔川大總管**  
初突厥可汗默啜衰老昏虐其葛邏祿胡南地處之遣薛訥居涼州郭虔瓘居并州勒兵以備默啜

**山東大蝗**  
殺拜祭之姚崇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之議者以為蝗多除不可盡崇曰河南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盧懷慎以為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吞蛭而愈疾孫叔殺蛇而致福柰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飢死乎

**秋七月朔日食○九月置侍**  
若使殺蝗有禍崇請當之

**讀官**  
上謂宰相曰朕每讀書有疑無從質問可選儒士入內侍讀盧懷慎薦太常卿馬懷素以為左散騎常侍與右散騎常侍褚無量更日侍讀聽肩輿乘馬於宮中以無量羸老為造腰輿使內侍昇之親送迎之待以師傅

**遣薛訥討突厥○郴州刺史劉幽求卒**  
幽求自杭徙郴

**憤恚以郭虔瓘為安西四鎮經略大使**  
以郭虔瓘為安西四鎮經略大使

四鎮虔瓘請募關中兵萬人詣安西皆給遞馱熟食許之將作大監韋湊上疏曰今西域服從雖或時小有盜竊舊鎮兵足以制之關中常宜充實以彊幹弱枝頃年以來征行略盡豈宜更募驍勇遠資荒服又萬人征行六千餘里咸給遞馱熟食道次州縣將何以供秦隴之西戶口漸少涼州已往沙磧悠然儻稽天誅所損甚大

縱令必克其獲幾何時姚崇亦以為不然既而虔瓘卒無功虔瓘復奏奴八人有戰功請除游擊將軍盧懷慎曰虔瓘恃功侮法

**西域八國請降**  
初監察御史張孝嵩從事拔汗那者古烏孫也內附歲久吐蕃攻之其王奔安西求救孝嵩遂帥旁側戎落兵萬餘人出龜茲西數

道守居安西

道監國目錄卷之三

李昭

千里下數百城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冬十二月敗崔日

大食等入國請降勒石紀功而還知為歙縣丞京兆尹崔日知貪暴不法李傑將糾之日

之司使奸人得而恐喝則御史臺可廢矣上遽命傑視事日知為歙縣丞以韋玠為冀州

刺史尚書左丞韋玠以郎官多不舉職請汰之尋敕出

戒則省事何從而舉乃除冀州以突騎施部將蘇祿

為金方道經略大使突騎施守忠既死部將蘇祿頗善

十萬據有西方遣使入見故有是命

丙辰

四年春正月殺尚衣奉御長孫昕昕皇后妹六也與御

里巷伺而毆之傑自訴上大怒命於朝堂杖殺以謝百

僚胡氏曰高宗有言雖太子有罪亦不可赦近於公矣

而失父子之恩使太子不免於紕死玄宗以重刑加諸

后黨之輕罪亦近於公矣而傷夫婦之義使皇后不免

於廢殺故幾者動以鄂王嗣真為安北大都護陝王嗣

昇為安西大都護二王皆不出閣諸王以倪若水為汴

州刺史上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然當時

過大梁若水餞之望其行庶久之謂官屬曰班生此行

何異登仙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鵲鷓鴣等欲置苑

中所至煩擾若水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水陸傳

送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為賤人而貴鳥乎上手敕謝

之縱散山東復大蝗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

其鳥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

修德以禳之劉聰時嘗捕理之為害益甚拒不從命崇

牒若水曰劉聰偽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

之良守蝗不入境若其修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

因敕使者察捕蝗者勤惰以聞由是不至大飢

除縣令試理人策或言於上曰今歲選叙太監縣令非

詞理第一擢為醴泉令餘二百人不入第且令之官四

十五人放歸學問吏部侍郎盧從愿李朝隱皆坐左遷

貞守言放堂

貞守言放堂

貞守言放堂

貞守言放堂

貞守言放堂

貞守言放堂

貞守言放堂

貞守言放堂

貞守言放堂

貞守言放堂

貞守言放堂

貞守言放堂

貞守言放堂

貞守言放堂

貞守言放堂

從愿朝隱典選稱職高宗之世馬載裴行險夏六月太

上皇崩○拔曳固斬突厥默啜以降初突厥默啜北擊

勝輕歸不復設備拔曳固進卒頡質略自柳林突出斬

僕固五部皆來降突厥立默棘連為毗秋八月遷中宗

於別廟太常博士陳貞節蘇獻以太廟七室已滿請遷

突厥降戶叛命薛訥等追討之突厥默啜既死突騎施

伽可汗患之默啜時牙官噉欲谷年七十餘多智略國

人信服之毗伽乃召以為謀主突厥降戶處河曲者多

叛歸之并州長史王駿上言此屬徒以其國喪亂故相

率來降若彼安寧必復叛去乃是畜養使為間諜日月

滋久奸詐愈深願集兵衆徙之內地漸變舊俗皆成勁

兵雖一時暫勞然永久安靖疏奏未報降戶果叛命朔

方大總管薛訥討之王駿亦引并州兵追擊破之單于

副都護張知運不設備為虜所擒將軍郭知運邀擊破

之張知運乃得還上以其喪師斬之毗伽謀入寇噉欲

谷曰唐主英武民和年豐未有間隙我衆新集且當息

養數年始可觀變而舉毗伽又欲築城立寺觀噉欲谷

曰突厥人徒不及唐之百一所以能與為敵者正以隨

逐水草射獵為業人皆習武疆則進兵弱則竄伏故也

若變舊俗必為所滅釋老之法教人仁弱非用武爭勝

之術不可冬十月葬橋陵○十一月黃門監盧懷慎卒

崇也乃止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傑李朝隱盧從愿上深

納之既薨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請自礪鬲以辨喪事以源

乾曜同平章事十二月以宋璟為西京留守姚崇無居

極寺以病謁告上遣使問之日數十輩源乾曜奏事稱

旨上曰此必姚崇之謀或不稱旨則曰何不與姚崇議

之乾曜請遷崇於四方館仍聽家人入侍疾崇固辭上

曰設四方館為官吏也使卿居之為社稷也恨不可使

卿居禁中耳此何足辭崇子彝異頗受賂遺為時所譏

留守遣內侍楊思勗迎之。璟風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塗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上。上嗟嘆良久，益重璟。范氏曰：昔申枏以愆不得為剛，璟所以能剛，其惟無愆乎？明皇以此重之，可謂能知賢矣。閏月

姚崇源乾曜罷，以宋璟為黃門監，蘇頌同平章事。璟為

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正諫，上甚敬憚。雖不合意，亦曲從之。突厥默啜自武后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微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范氏曰：宋璟可謂賢相矣。見其始而知其終，沮其勝而憂其敗，明皇卒以黷武至於大亂，何其智之明歟！其可謂賢相矣。○璟與頌相得甚厚，璟每論事，則頌助之。璟嘗謂人曰：吾與蘇氏父子同居相府，僕射寬厚，誠為國器。若獻可替否，則黃門過其父矣。上嘗令璟及頌制皇子名及國邑之號，又令別制一佳名，號進璟頌奏曰：七子之均，養著於國風。今制各號，各三十餘，混同以進，以彰陛下覆燾無偏之德。上甚善之。姚宋相繼為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

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後稱姚宋，它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上輒為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為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范氏曰：三公坐而論道，天子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故其禮不可不尊矣。漢承秦敝，崇君卑臣，然猶宰相進見，天子御坐為起，在輿為下，所以體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倦求賢俊，委政羣下。彼小人者，惟利是就，不顧國體，巧言令色，以求親昵。人主其之薄於禮而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體貌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紫微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既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廣州請為璟立遺愛碑，璟請禁之，以革諛諛之風。於是它州皆不敢立。山人范知璿獻所為文，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諛諛，文章若高宜從舉，選不可別奏。罷十道按察使。○始制郎御史起居遺補不擬舊制。

以下官皆委尚書奏擬是歲始更此制

巳丁

五年春正月太廟四室壞行幸東都上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土

素服避殿以問宋璟蘇頌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故災異為戒願且停之姚崇曰太廟屋材皆符堅時物朽腐而壞適與行會何足異也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遷神主於太極殿更修太廟耳上大嘉從之命崇五日一朝入閣供奉恩禮更厚有大政輒訪焉褚無量言隋文帝富有天下豈取符氏舊材以立太廟此特諛臣之言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諂諛上弗聽遂幸東都胡氏曰長君之惡其罪小逢君之惡其罪大姚崇於是其逢也甚矣大臣以道事君固如是邪因是見唐有天下不自建廟而因隋故屋非禮亦大矣太宗營繕甚衆而忽於所當先賢於王珪能幾何哉○上過崑崙谷道隘不治欲免河南尹及知頓使官宋璟曰陛下方事巡幸今以此罪二臣臣恐將來民受其弊上遽命釋之璟曰陛下罪之而以臣言免之是臣代陛下受德也請令待罪朝堂而後赦之上從之二月復

置營州

奚契丹內附貝州刺史宋慶禮請復營州制置營州都督於柳城使慶禮築之三旬而畢

慶禮清勤嚴肅開屯田八十餘所招安流散數年之間倉廩充實市邑浸繁

秋七月放太

常卿姜皎歸田

初上微時與姜皎親善及誅竇懷貞等皎預有功由是寵遇特厚出入卧

內至與后妃連榻宴飲宋璟言皎權寵大甚非所以安之上以為然因下制曰西漢諸將以權貴不全南

陽故人以為優閑自保皎以張嘉貞為天兵軍大使貞

宜放歸田園勳封如故以張嘉貞為天兵軍大使貞

上言突厥降者散居太原以北請宿重兵以明堂為

乾元殿合古制密邇宮掖人神雜擾制復以為乾元殿正至受賀季秋九月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

侍羣臣對仗奏事

貞觀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

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正衙奏事御史彈百官服多冠對仗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為

通鑑綱目卷之三

通鑑綱目卷之三

十一

護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  
仗下於御座前屏人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立  
以俟其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  
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互相彈  
奏於是多以險詖相傾宋璟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  
事非的須秘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謫孫平子為都城尉伊闕人孫平子上言春秋譏魯  
躋僖公今遷中宗於別廟而祀  
睿宗正與魯同兄臣於弟猶不可躋况弟臣於兄乎  
若以兄弟同昭則不應出兄置於別廟願下羣臣博  
議遷中宗入太廟太常博士陳貞節馮宗蘇獻以為  
七代之廟不數兄弟殷代或兄弟四人相繼為君若  
數以為代則無祖禰之祭矣今睿宗之室當亞高宗  
故為中宗特立別廟非躋睿宗於中宗之上也平子  
誣罔聖朝漸不可長然時論多是平子故議久不決  
獻頌之從相兄也故頌卒從其議平子論之不已謫  
都城尉冬十二月詔訪逸書秘書監馬懷素奏省中書  
尉補從之於是搜訪逸書選吏繕寫命國子博士尹  
章等二十二二人於乾元殿前編校刊正以楮無量

之使無量卒國子祭酒元行沖代  
之九其上其錄凡四萬八千卷

戊午

六年春正月禁惡錢敕錢重二銖四分以上乃得行  
歛人間惡錢鎔之更鑄如式宋

環請出太府錢二萬緡以平價買百姓不售之物可  
充官用庶使良錢流布人間其後敕太府及府縣出  
粟十萬石糶之以歛人徵嵩山處士盧鴻為諫議大  
間惡錢送少府銷毀

夫不受○夏四月敕度鄭銑郭仙舟為道士河南參  
軍鄭銑

朱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士秋八  
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從所好度為道士秋八  
月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酒禮胡氏曰物有本末

後則近道矣鄉飲酒者古鄉禮也然必先制民之產  
使安土樂業急政暴賦無施於其間設為庠序學校  
教以人倫且與其賢能出長而入治之然後禮樂可  
行鄉飲酒者其一條也人道所急有冠有昏有喪有  
祭有燕有射有鄉飲酒其緩急則又有序矣今獨舉  
鄉飲酒而行之它皆不及焉安能有益於百姓哉祇

為繁文末始加賦以給官俸唐初州縣官俸皆令富節而已矣戶掌錢出息以給之多

破產者秘書少監崔沔請計州縣官俸於冬十一月

帝還西京○吐蕃請和吐蕃奉表請和乞舅甥親署誓文及令彼此宰相皆著名

其以李邕鄭勉為遠州刺史李朝隱為大理卿陸象

先為河南尹宋璟奏邕勉並有才略文詞俱好是非

則才用可惜請以為渝破刺史大理卿元行沖不稱

職請以朝隱代之象先閑於政體寬不容非請以為

和

七年夏四月祁公王仁皎卒仁皎后父也其子駙馬

例築墳高一丈九尺尺上許之宋璟蘇頌以為準令一

者頗譏其高大至韋庶人崇其父墳以自速禍其可

復踵為之臣等所以再三進言者欲成中宮之美耳

上說曰朕每欲正身率下况於妻子何敢

私之卿能固守典禮垂法將來誠所望也

食上素服以俟變徹藥減膳命中書門下察繫囚

之福然臣聞日食修德月食修刑親君子遠小人絕

女謁除讒慝所謂修德也君子恥言浮於行苟推至

誠以行之不必秋八月敕五服並從禮傳

數下制書也右補闕盧

父在為母服周年則天改服三年今請從舊上下其

議楮無量是履冰議敕自今五服並依喪服傳文然

士大夫議論猶不息行之各從其意無量歎曰聖人

豈不知母恩之厚乎厭降之禮所以明尊卑異戎狄

也俗情膚淺一索九月徙宋王憲為寧王憲成器改

其制誰能正之從複道中見衛士食畢而棄其餘於竇怒欲殺之憲

諫曰陛下窺人過矢而殺之臣恐人人不自安且陛

下惡棄食者為食可以養人也今以餘食殺人無乃

失其本乎上大悟遽釋之是日宴飲極歡上自解紅

玉帶以以突騎施蘇祿為忠順可汗

賜之



庚申

八年春正月宋璟蘇頌罷上以王仁琛藩邸故吏墨

鄉緣舊恩已獲優改又是后族須杜輿言乞下吏部  
檢勘苟無負犯請依資稍優注擬從之寧王憲奏選  
人薛嗣先請授微官璟奏嗣先以懿親之故固應微  
假官資然自大明臨御斜封墨敕一皆杜絕望付吏  
部知不出正敕從之先是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  
將還多遷官璟奏一切勒還以革其弊璟又疾負罪  
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  
旱優人作魃狀戲於上前問魃何為山對曰奉相公  
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  
獄故不得不出爾上心以為然時江淮間惡錢尤甚  
璟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  
路於是貶隱之官罷璟頌弛錢禁而惡錢復行矣胡  
氏曰惡錢之弊不可不革其失在所遣使人嚴急煩  
擾而以之罷宰相何也玄宗外雖重璟心實厭之優  
人中傷安知非楊思勗之徒懷宿憾而甚使為之乎  
姚崇張說善於迎合故罷而復用宋璟蘇頌介然守  
正故斥而不復甚哉君子之難合也史論賢相姚宋  
並稱姚非宋公比也安得齊名必也張九齡乎乃可

與璟同日以源乾曜張嘉貞同平章事初嘉貞為天

有告其奢僭賊賄者按驗無狀上欲反坐告者嘉貞  
奏曰今若罪之恐塞言路使天下之事無由上達其  
人遂得減死上以夏五月復置十道按察使○以源

乾曜為侍中張嘉貞為中書令乾曜上言形要之家

士沈廢於外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上從之於是  
出者百餘人嘉貞吏事彊敏剛躁自用引進苗延嗣  
呂太一員嘉靜崔訓與論政事四人頗

招權時人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員六月漚穀溢

漂溺幾朔方大使王峻誘殺突厥降戶僕固勺磨

二千入散居受降城側朔方大使王峻言其陰引突厥  
謀陷軍城誘僕固都督勺磨而殺之拔曳固諸部聞  
之皆懼并州長史張說引二十騎持節即其部落慰  
撫之因宿其帳下副使李憲以虜情難信馳書止之  
說復書曰吾肉非黃羊必不畏食血非野馬冬十月  
必不畏刺此吾効死之秋也諸部由是遂安

趙州府志

卷之三

三

孝

流裴虛已於新州

上禁約諸王不使與羣臣交結

挾讖緯坐流新州離其昏上待範如故謂左右曰吾

兄弟自無間但趨競之徒疆相託附耳吾終不以此

責兄也十一月突厥寇涼州密東發奚契丹掩毗伽於

奚落水上毗伽大懼噉欲谷曰不足畏也拔悉密在

北庭與奚契丹相去絕遠勢不相及且拔悉密輕而

好利得賧之約必喜而先至賧與張嘉貞不相悅奏

請多不相應必不敢出兵拔悉密獨至擊而取之勢

甚易耳既而拔悉密果發兵逼突厥牙帳朔方奚契

丹兵不至拔悉密退毗伽欲擊之職欲谷曰此屬去

家千里將死戰未可擊也不如以兵躡之先分兵間

道圍北庭因縱兵擊拔悉密拔悉密敗走北庭不得

入盡為突厥所虜欲谷還出赤亭掠涼州河西節

度使楊敬述遣裨將盧公利邀之大敗毗伽由是大

振盡有默

聚之衆

九年春正月改蒲州為河中府置中都○二月以宇

文融為勸農使

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

之數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巧偽之法以聞制州縣

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或於所在附籍或牒歸故鄉

各從所欲過期不首謫徙邊州以融充使奏置勸農

判官十人分行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使者

競為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尉皇甫憬

上疏言之坐州縣希旨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為客

凡得戶八十餘突厥遣使求和

親華夷安逸默啜無信數寇邊鄙人怨神怒隕身喪

元今可汗復蹈前迹掩襲甘涼隨遣求好國家天覆

海容不追徃各可汗果有誠心則共保遐福不然無

煩使者徒爾徃來若其侵邊亦有以待可汗其審圖

之夏四月敕舉縣令

敕京官五品以上外官刺史四

惡為舉

六月罷中都

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

者賞罰

秋七月蘭也州胡康待賓反

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

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民有罪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

道

意

王峻等擒斬之

初蘭也州胡康待賓誘諸降戶同反攻陷六胡州有衆七萬命朔方大總

管王峻太僕卿王毛仲天兵軍節度大使張說共討之峻攻待賓擒之集四夷酋長腰斬之先是叛胡潛

與党項通謀攻銀城連谷張說將步騎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党項更與胡戰胡衆潰說安集党項

使復其居業阿史那獻以党項翻覆請并誅之說曰王者之師當伐叛柔服豈可殺已降邪因奏置麟州

以撫其餘衆九月朔日食○康待賓餘黨復叛貶王峻為

梓州刺史待賓之反詔河西隴右節度大使郭知運與王峻討之峻言朔方兵自有餘力請救

知運還未報知運已至由是與峻不協峻所招降者知運縱兵擊之虜以峻為賣已由是復叛峻遂坐貶

梁文獻公姚崇卒崇遺令曰佛以清淨慈悲為本而經像而修甲兵齊崇塔廟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

周興汝曹勿効兒女子終身不寤追薦真福道士見僧獲利効其所為尤不以張說同三品○以王君奐

可延之於家永為後法

為河西隴右節度大使

君奐與郭知運皆以驍勇著名為虜所憚至是知運卒君

奐自麾冬十一月罷諸王都督刺史召還○新作蒲

津橋○安州別駕劉子玄卒

子玄即知幾也以字行初著作郎吳兢撰則天

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後說修史見之謬曰劉五殊不相借說起對曰此說所為史草具在

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說改數字說曰若狗公請則此史不為直筆何以取信

於造新曆及黃道遊儀太史言麟德曆浸疎日食屢不効上命僧一行更造新曆

梁令瓚造黃道遊儀以候七政遣太史監南宮說等於河南北平地測日晷及極星夏至日中立入尺之

表同時候之陽城晷長一尺四寸八分弱夜視北極出地高三十四度十分度之四浚儀岳臺晷長一尺

五寸微強極高三十四度八分南至朗州晷長一尺七寸七分極高二十九度半北至蔚州晷長二尺二

寸九分極高四十四度南北相距三千六百八十八里九十步晷差一尺五寸三分極差十度半又南至交

成王

州畧出表南三寸三分八月海中南望老人星下衆星粲然皆古所未見太率去南極二十度以上皆見

十年春正月帝如東都夏四月以張說兼知朔方軍

節度使置朔方節度使領單于都護府夏鹽等六州二軍三受降城以宰相張說兼領之范氏曰

宰相之職無不總統而節制一道此開元之亂制也夫宰相百官之首名且不正則何以正百官矣自古

官制之紊未有五月伊汝水溢漂溺數千家六月博州河

入開元者也

六月博州河

決○制增太廟為九室增太廟為九室遷中宗還太廟范氏曰天子七廟而祖功

宗德其廟不毀則無世數自古以來未之有改也明皇始為九廟過其制矣夫禮不可多也不可寡也三代之禮所以為後世之法

秋安南亂遣內侍楊思勗

討平之○杖秘書監姜皎流之欽州初上之誅韋氏也王皇后頗預

密謀及即位色衰愛弛武惠妃陰懷傾奪之志上密與皎謀以后無子廢之皎洩其言上怒張嘉貞希旨

構成其罪云皎妄談休咎杖而流之卒於道敕宗戚自非至親無得往還卜相占候之人不得出入百官

家北庭節度使張嵩擊吐蕃大破之吐蕃圍小勃律王沒謹忙謹忙

求救于嵩嵩遣副使張思禮將蕃漢步騎四千倍道合擊大破之斬獲數萬自是累歲吐蕃不敢犯邊

張說巡邊討康待賓餘黨平之奏罷邊兵二十萬人

康待賓餘黨康願子反自稱可汗張說發兵追討擒之其黨悉平徙殘胡五萬餘口於許汝唐鄧仙豫等

州空河南朔方千里之地先是緣邊戍兵常六十餘萬說以時無疆寇奏罷二十餘萬使還農上以為疑

說曰臣久在疆場具知其情將帥苟以自衛及役使營私而已若禦敵制勝不必多擁冗卒以妨農務上

乃從始募兵充宿衛初諸衛府兵自成丁從軍六十

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優為之制逋逃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

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兵農之分自此始矣范氏曰唐制諸衛府有為兵之利而無養兵

道守居安室

通鑑綱目卷四十三

之害田不井而兵猶藏於民最為近古而便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寢墮張說不究其所以而輕變之兵農既分卒不能復則說之為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未流亦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為冬十月復以乾一切苟簡之制此後世所以多亂也

元殿為明堂○十一月初令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

○十二月永穆公主適王鈞救以太平公主下嫁資一行諫曰武后惟太平一女故資送特厚卒以驕敗柰何以為法乎上遽止之

十一年春正月帝北巡詔潞州給復五年以并州為

太原府置北都○二月張嘉貞罷張說與嘉貞不平會嘉貞弟嘉祐賂

發說勸嘉貞素服待罪於外遂左遷幽州刺史初廣

州都督裴仙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嘉貞請杖之

說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蓋七

送官有學校而書院有之日立完麗正書院始

三品亦有微功柰何以皂隸待之事往不可返豈宜

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

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大臣皆可答辱行及

吾輩矣此言非為仙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

應祭后土于汾陰初上將幸晉陽張說言於上曰汾陰雖上有漢后土祠其禮久廢陛下宜因巡幸修之王同慶為贛尉坐為平遙令廣為農祈穀上從之

也○以張說兼中書令○罷天兵大武等軍○三月帝

至西京○夏四月以王峻同三品兼朔方軍節度大

使○五月置麗正書院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為使上置麗正書院聚文學之士

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為無益徒費欲奏

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於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

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秋八月敕州

縣安集逃戶敕前令檢括逃人慮成煩擾宜尊獻祖

懿祖附于太廟宣帝為獻祖冬始置長從宿衛命尚書左

丞蕭嵩與京兆蒲同岐華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毋得役使

十二月貶王峻為蘄州刺史○改政事堂為中書門

下張說奏改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

十二年春三月以杜暹為安西副大都護初監察御史杜暹因

按事至突騎施突騎施饋之金暹固辭左右曰君寄身異域不宜逆其情乃受之埋於幕下出境移牒令

取之虜大驚追之不及及安西都護闕暹自給事中居母憂詔起為之夏五月停按察

使○復以宇文融為勸農使制聽逃戶自首關所在開田隨宜收稅毋得差

科征役租調一皆蠲免遣宇文融巡行州縣議定賦役六月制選臺閣名臣為

諸州刺史上以山東旱命選臺閣名臣出為刺史初張說引崔沔為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皆

出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沔曰設官分職上下相維各申所見事乃無失侍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

是事多異同秋七月以楊思勗為輔國大將軍溪州蠻軍

行璋反以思勗為招討廢皇后王氏姜皎既得罪王

使擊擒之故有是命安上猶豫不決者累歲后兄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

悟為后祭南北斗剖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名佩之

事覺廢為庶人守一賜死廢后八月以宇文融為御

史中丞融為御史中丞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州

焉然後處決上將大攘四夷急於用度融以歲終所增緡錢數百萬悉進入官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

上令百寮議之公卿畏之皆不敢言戶部侍郎楊瑒獨抗議以為括客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稅使百

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冬十一月帝如東都○羣臣未幾出為華州刺史

請封禪時張說首建封禪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為之由是與說不平

十三年春二月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制以所得客

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更命長從宿衛

為曠騎總十二萬人分選諸司長官為諸州刺史自

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為刺史命宰相百官

饒於洛濱供張甚盛自書十韻詩賜之左丞楊承令

在行中意快快上三月禁錮酷吏來俊臣等子孫○

夏四月更集仙殿為集賢殿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

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今與卿曹

合宴宜更名曰集賢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為學士六

品以下為直學士以張說知遣使入突厥張說以大

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副之突厥乘間入寇議加兵守邊召兵部侍郎裴光庭謀

之光庭曰封禪者告成功也今將升中于天而戎狄

是懼非所以招盛德也突厥屢求和親未許今遣一

使徵其大臣從封泰山彼必欣然承命突厥來則戎

狄君長無不借來可以偃旗卧鼓矣說即奏行之上

遣中書直省袁振諭旨於突厥小殺與闕特勒噉欲

谷環坐帳中置酒謂振曰吐蕃狗種奚契丹本突厥

奴也皆得尚主突厥求昏獨不許何也且吾亦知入

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豈問真偽但屢請不獲愧見

諸蕃耳振許為之奏請小殺乃遣其大臣阿史德頡

利發入貢因扈從東巡其後頡利秋九月禁奏祥瑞

發碎歸厚賜而遣之竟不與婚上謂宰相曰春秋不書祥瑞惟記冬十月作水運渾

天成水運渾天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

一週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

淹速合度置木匱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十一

二木人每刻擊鼓每辰擊鐘機械皆藏匱中

月封泰山車駕發東都百官四夷從行有司輦載供

具數百里不絕上備法駕至山足御馬登

山與宰相及祠官俱登問禮部侍郎賀知章曰前代

玉牒之文何故秘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

上曰吾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於是親

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羣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明日

通鑑綱目卷之三

通鑑綱目卷之三

通鑑綱目卷之三

祭皇地祇於社首又明日御帳殿受朝觀赦天下封泰山神為天齊王張說多引兩省吏及所親攝事禮畢推恩往往超入五品而不及百官中書舍人張九齡諫不聽又扈從士卒但加勳而無賜物由是中外怨之胡氏曰玄宗于事侈心未彰方降詔音不奏祥瑞其意亦可尚矣張說無故建議東封以啓驕怠之源忠賢愛君果如是乎而明皇自謂吾為蒼生祈福者則亦惑之甚矣夫福非可求而取之之物也百姓之所謂福曰富壽康寧而已上好儉而民財豐節力役而民力裕養生送死無憾則四海皆躋乎仁壽之域此在人君行與不行之間耳苟能行之則蒼生之福朝祈而夕至又何必千乘萬騎泥金檢玉而謁之乎天以王毛仲為開府儀同三司初隋末國馬皆為初纔得牝牡三千匹於赤岸澤徙之隴右命太僕張萬歲掌之萬歲善於其職自貞觀至麟德馬蕃息及七十萬匹垂拱以後潛耗大半上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王毛仲為閑廐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上之東封以數萬匹從色別車駕還幸為羣望之如雲錦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

### 孔子宅○至宋州

宴從官於宋州上謂張說曰懷州刺史王丘餽牽之外一無他獻魏

州崔沔供帳無錦繡示我以儉濟州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朕常實之座隅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真良吏矣顧謂刺史寇泚曰此亦優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不借譽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由是以丘為尚書左丞沔為散騎侍郎耀卿為定州刺史

### 帝還東都○分吏部為十銓親決試判

上疑吏部選試不公御史

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為十銓以禮部尚書蘇頌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遽召入禁中決定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表言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漢之賢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闔死之人况萬乘之君豈得大有年都下銓選之事乎上雖不即從明年復故

斗米十五錢青齊五錢粟三錢

### 十四年春正月命張說修五禮

張說奏今之五禮貞觀顯慶兩書不同或

清



未折衷望與學士元紘夏四月以李元紘同平章事元紘

論刪改從之元紘上召河南尹崔隱甫欲用之張說薄

儉著故張說罷其無文奏擬金吾大將軍說有才智

而好賄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惡宇文融之

為人且患其權重融所建白多抑之於是隱甫融及

御史中丞李林甫共奏說引術士占星狗私納賂救

源乾曜等於御史臺鞫之事頗有狀上使高力士視

說還奏說蓬首垢面席蓐待罪上意憐之力岐王範

卒贈謚惠文太子范氏曰太子君之貳將以畀宗廟

哉不正之禮社稷之重非官爵也而以爲贈何

不足爲法也五月戶部奏今歲戶口之數戶七百六

百六十五口四千一百四十二秋七月河南北大水○八

月魏州河溢○以杜暹同平章事○冬十月黑水靺

鞨遣使入見黑水靺鞨遣使入見上以其國爲州置

長史渤海王武藝聞之曰黑水不我告

而請吏於唐是必與唐謀攻我也遣其弟門藝將兵

擊之門藝曰黑水請吏於唐而我擊之此亡國之勢

也武藝疆遣之門藝棄衆來奔武藝表請殺之上密

遣門藝詣安西報云已流嶺南武藝知之上表曰大

國當示人以信豈得爲此欺誑上以鴻臚少卿李道

邃等漏洩皆坐左遷暫遣門藝詣嶺南以報之司馬

公曰王者所以服四夷威信而已門藝以忠獲罪而

自歸天子當察其在直而賞罰之爲政之體也若不

卯丁

十五年春正月吐蕃入寇王君奭追擊至青海西破

之初吐蕃自恃其疆致書用敵國禮上怒張說言曰

吐蕃無禮誠宜誅夷但連兵十年甘涼河鄯不勝

其弊今其悔過求和願聽欵服以紓邊人上曰俟與

君奭議之說退謂源乾曜曰君奭勇而無謀常思僥

蕃寇甘州焚掠而歸君奭勒兵躡其後及於青海之

通鑑綱目卷四十三

三

崔

西乘米而度破其後軍獲其輜重羊馬萬計而還夏君奭以功遷左羽林大將軍上由是益事邊功

五月作十王宅百孫院上附苑城為十王宅以居皇

及領藩鎮為侍讀時入授書自餘歲時通名而已及諸孫浸多又置百孫院太子亦不居東宮常在乘輿所幸之

別院 夏至賜貴近絲人一綆上命妃嬪以下宮中

以其絲 秋七月冀州河溢○許文憲公蘇頲卒○九賜貴近

月吐蕃陷瓜州吐蕃攻陷瓜州執刺史田元獻及王

軍忠勇許國何不一戰君奭登城西望盜殺王君奭而泣竟不敢出兵吐蕃毀瓜州城而去

初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度積徙居甘涼之間以避默啜王君奭微時往來其間為所輕及為河西節度

以法繩之四部恥怨密遣使請東都自訴君奭遽奏四部謀叛上遣中使往察之諸部竟不得直於是流

其酋長回紇承宗等於嶺南承宗族子護輸合眾報仇會君奭邀擊吐蕃於肅州護輸伏兵殺之突

厥遣使入貢吐蕃之寇瓜州也遺突厥毗伽可汗書

於西受降城互市歲齎練帛數十萬匹就市戎馬由是國馬益耗

冬十月帝還西京

○以蕭嵩為河西節度副大使時王君奭新敗河隴

官與君奭判官牛仙客俱掌軍政人心浸安仙客本

鷓鴣小吏以才幹為君奭腹心嵩又奏建康軍使張

守珪為瓜州刺史帥餘眾築故城板幹裁立吐蕃猝

至守珪於城上置酒作樂虜疑有備不敢攻而退守

珪縱兵擊之虜敗走守珪乃修復城市收合流散皆

復舊業朝廷嘉其功以為瓜州都督吐蕃大將悉諾

邏威名甚盛嵩縱反間於其國云與中國通謀贊普誅之由是少衰

辰戊

十六年春正月嶺南獠反命楊思勗討平之嶺南獠反陷四

十餘城思勗捕斬之思勗用兵所向有功然性殘以

酷所得俘虜或生剝其面或掣去頭皮蠻夷憚之以

宇文融充九河使融請用禹貢九河故道開稻田并

道守君奭

通鑑綱目卷三十三

三

崔

事多不就說雖罷政事專文二月以張說兼集賢院學士史之任朝廷每有

大事上常遣中使訪之改曠騎為羽林飛騎○秋八月行開元

大衍曆○金吾將軍杜賓客破吐蕃于祁連城○冬

十一月以蕭嵩同平章事○十二月立長征兵分番

酬勲法敕長征兵無有還期人情難堪宜分五番還家洗浴五年酬勲五轉制戶

籍三歲一定分為九等

十七年春三月朔方節度使信安王禕攻吐蕃拔石

堡城初吐蕃陷石堡城留兵據之侵擾河右上命朔

將咸以為石堡險遠難攻禕不聽引兵深入急攻拔

之分兵據要害拓地千餘里上大悅更命曰振武軍

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國子祭酒楊瑒奏

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一則是服勤道業

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恥日喪

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裁損又奏主司帖試明

經不求大指專取難知問以孤經絕句或年月日請

自今並帖平夏四月禘于太廟唐初禘則各祀于其室至是

大常少卿韋縉等奏如此則禘則各祀于其室至是

與常饗不異請序昭穆從之五月復置按察使○

杜暹李元絃源乾曜罷以宇文融裴光庭同平章事

蕭嵩兼中書令張說張嘉貞李元絃杜暹相繼為相

元絃暹議事異同更相奏列上不悅貶暹荆州長史

元絃曹州刺史乾曜罷為左丞相以融光庭平章事

嵩兼中書令秋八月以帝生日為千秋節八月五日

遙領河西宴百官於花萼樓下丞相源乾曜張說表請以是日

為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移杜就之范氏曰太

宗不以生日為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

人主生日為節又移社以就之夫節者陰陽氣至之

候不可為也。杜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  
父驕心，浸生乾曜，與說不能以義正君，又為諂首，以  
逢迎之，而後世猶以二人為名臣，不亦異乎？  
工部尚書張嘉貞卒。嘉貞不  
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為將相，何憂寒餒？比見朝  
士廣占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為無賴子弟酒色之資。  
吾不取也。禁私賣銅鉛錫。敕以人間多盜鑄錢，始禁私賣  
鉛錫者，官貶宇文融為汝州刺史。融性精敏，應對辯  
為市取。廣置諸使，競為聚斂。由是百官浸失其職，而上心益  
侈。百姓苦之，在相位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  
無事矣。信安王禕以軍功有寵，融疾之，使御史李寅  
彈之。禕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融坐貶  
既而國用不足，上復思之，會有飛狀告融贓賄隱沒  
官錢事，坐流巖州。道卒，然是後言才利以取貴仕者  
皆相。冬十月朔日食，不盡如鉤。

庚午十八年春正月，以裴光庭為侍中。○二月初，令百官

休日選勝行樂。初，令百官於春月旬休，選勝行樂，自  
下緡，或命化萼樓邀其歸騎。夏四月，築西京外郭。九

而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  
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光庭始奏用循

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  
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非負譴者，有升無降，庸愚皆喜  
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嘆。宋璟爭之，不能得。

六月，以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帥十八總管討

奚契丹。浚即陝王嗣昇，更封改名也。初，契丹王李邵

突于狡，而狠專其國，政久矣。人心附之，今失其心，必  
不來矣。至是可突干弑邵，固叛降突厥，制以忠王浚  
領元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佖、先副之帥十

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張說謂人曰：  
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洛水溢，溺千餘家。冬十月吐

此社稷之福也。然浚竟不行。洛水溢，溺千餘家。冬十月吐

首于洛水。冬十月吐

蕃遣使入貢

吐蕃兵數敗而懼乃求和親忠王友皇

贊普嘗遺吾書悖慢此殆邊將詐為之欲以激怒陛下

年尚幼擇安能為此殆邊將詐為之欲以激怒陛下

耳夫邊境有事則將吏得以因緣盜匿官物妄述功

狀以取勳爵此皆姦臣之利非國家之福也兵連不

解日費千金河西隴右由茲困弊陛下誠命一使往

視公主因與贊普相約結使之稽顙稱臣永息邊患

豈非御夷狄之長策乎上悅命惟明與內侍張元方

使于吐蕃贊普大喜遣其大臣諭名悉獵隨惟明入

貢遂復是歲天下奏死罪二十四人胡氏曰以文觀

歲死罪止於如此幾於刑措矣以實論之玄宗方以

奢汰逸樂教有邦則訟獄曲直安得一辨白無乃

慕刑措之名有當死而幸免者乎然

則姦猾通誅而平人冤抑者衆矣

禾辛

十九年春正月王毛仲有罪賜死

初毛仲以嚴察幹

輻湊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

備但未得容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

也朕為汝召客明日詔宰相與諸達官請之日中環

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庖遽稱腹痛而歸其

剛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毛仲與龍武將軍葛福順

為婚吏部侍郎齊濟言於上曰福順與禁兵不宜與

毛仲為婚且毛仲小人寵過生姦不早為之所恐成

後患上然其言辭曰君不密則失臣願陛下密之退

以語大理丞麻察察遠奏之上怒制濟察交構將相

離間君臣皆貶嶺南由是毛仲驕恣日甚福順倚其

勢多為不法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快上由是不

悅時上寵任宦官往往為三品將軍門施榮戟奉使

所過賂遺少者千緡京城第舍郊畿田園參半皆宦

官矣揚思勗高力士尤貴幸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

妻產子三日上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兒五品官毛

仲抱兒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作三品邪力士歸奏之

上大怒曰昔誅韋氏此賊心持兩端今日乃敢以赤

子怨我力士因言北門奴官大盛不早除之必生大

患上恐其黨驚懼為變貶毛仲福順等於遠州追賜

先呈之小事即

以詩書賜吐蕃

吐蕃使者稱公主求

決勢傾內外

毛詩春秋禮記正字

通鑑綱目卷之三

于休烈上疏曰東平王漢之懿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况吐蕃國之寇讎今資之以書使知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裴光庭等奏吐蕃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漸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遂與之

上躬耕於興慶宮側

盡三月置太公廟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以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

未之有也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乎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抗衡哉古者有發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贏股肱決射御受成獻馘莫不在

相勝狙詐相高豈足數於聖賢之門而謂

冬十二月

幸東都○殺雋州都督張審素或告雋州都督張審素

汪按之總管董元禮殺告者以兵圍汪謂曰善奏則生不然則死會救兵至擊斬之汪遂奏審素謀反審

素坐浚苑中洛水六旬而罷

二十年春正月遣信安王禕將兵擊奚契丹大破之

以信安王禕為行軍總管戶部侍郎裴曜卿副之與幽州節度趙含章分道擊奚契丹含章與虜遇虜望

風遁去平盧先鋒將烏承玘言於含章曰二虜割賊也非畏我而遁乃誘我耳宜按兵以觀其變含章不

從與戰大敗承玘引兵出其右擊虜破之禕等大破奚契丹可突干遠遁奚酋李詩瑣高帥五十餘帳

來降禕乃二月朔日食○夏四月宴百官於上陽東引兵還

州醉者肩輿以歸相屬於路敕裴光庭蕭嵩分押左右廂兵○秋

八月朔日食○九月開元禮成初命張說與諸學士

繼之請依上元敕父在為母齊衰三年從之至是書成上之號曰開元禮冬十一月祀后

土於汾陰十二月還西京初蕭嵩奏自祠后土以來

年穀屢豐宜因還京賽祠

甲壬

酉癸

上從之是歲天下戶七百八十六萬一千二百三十六口四千五百四十三萬一千二百六十五

二十一年春正月遣大門藝討勃海不克初勃海靺鞨王武藝

遣將寇登州殺刺史至是上遣大門藝發幽州兵三

月裴光庭卒太常博士孫琬議光庭用循資格失勸

以韓休同平章事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欲薦

之上以為相休為人峭直不干榮利始嵩以為恬和

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守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

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為

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

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既

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為社稷耳非為身也有供奉侏

儒黃軀上常憑之以行寵賜甚厚一日晚入上怪之

對曰曩逢捕盜官與臣爭道臣掖之墜馬故晚因下

階叩頭上曰但使外無章奏汝亦無憂有頃京兆奏

其狀上即叱閏月幽州副總管郭英傑與契丹戰敗

出杖殺之死○夏六月制選人有才行者委吏部臨時擢用

有制而有司以循資格便於已猶踵行之是時官

自三師以下一萬七千六百八十六員吏自佐史以

上五萬七千四百一十六員秋七月朔日食○冬十

而入仕之塗甚多不可勝紀月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蕭嵩韓休罷以裴耀

卿同平章事起復張九齡同平章事於上前面折嵩

短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為遽去對曰陛

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不保

安能自遂因泣下上亦為之動容乃皆以為承相罷

政事時九齡居母喪自韶州入見求終喪不許胡氏

服而政教行當是時朝廷非有金革危急之事而起

九齡於衰服之中九齡非有無所避焉之義而釋齊

麻於巖廊之上上下交失也而在九齡則尤甚矣且

通鑑綱目卷之三

辭而不起當身居苦次今乃遠詣京師辭又不力九齡於是乎失正矣春秋責備賢者是以君子惜之

分天下為十五道置采訪使京畿都畿關內河南河北隴右山南東西

使以六條檢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

史領之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以楊慎矜知太府出

自餘聽便宜從事先行後聞

納楊政道之子崇禮為太府卿二十餘年前後莫能

能繼其父者以戶部尚書致仕上問宰相崇禮諸子誰

納稱職上甚悅之慎矜奏諸州所輸布帛有漬汚穿

破者皆下本州徵折估錢

轉市輕貨徵調始繁矣

戊甲

二十二年春正月幸東都○二月秦州地震壓死四

遣蕭嵩夏五月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

李林甫同三品張九齡請不禁鑄錢敕百官議之裴耀卿等曰一啓此門恐小人棄農逐

利而濫惡更甚秘書監崔沔曰若稅銅折役計估度庸則官治可成而私鑄無利矣且錢之為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乎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曰夫人富不可以賞勸貧不可以威禁若許私鑄貧者必不能為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也上乃止秩子玄之子也○林甫柔佞多狡數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時武惠妃寵傾後宮生壽妃願盡力保護壽王妃德之陰為內助上芟麥於苑中

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知稼穡艱難耳以裴耀卿為江淮河南轉運使置河口輪場初上

中又雨穀貴將幸東都召耀卿謀之對曰關中帝業所興當百代不易但地狹穀少故乘輿時幸東都以寬之臣聞貞觀永徽之際祿廩不多歲漕關東一二

十萬石足以周贍今用度浸廣運數倍於前猶不能給故使陛下數冒寒暑以恤西人今若使司農租米悉輸東都而轉漕以實關中則關中有數年之儲而



無水旱之憂矣且吳人不習河漕所在停留遂生隱  
盜臣請於河口置倉使吳船至彼輸米而去官自雇  
載分入河洛於三門東西各置一倉至者貯納水險  
則止水通則下或開山路車運而過則無復留滯省  
費鉅萬矣上深然其言至是以耀卿為江淮河南轉  
運使於河口置輸場場東置河陰倉西置栢岷倉三  
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漕渠十八里以避三門  
之險先是舟運江淮之米至東都含嘉倉儲車陸運  
三百里至陝率兩斛用十錢耀卿以江淮舟運悉輸  
河陰倉更用舟運至含嘉倉及太原倉自太原倉入  
渭輪關中凡三歲運米七百萬斛省儲車錢三十萬  
緡或說耀卿獻之耀卿曰此公家贏縮之利耳奈何  
以市寵乎悉奏以方士張果為銀青光祿大夫初張  
言有神仙術堯時為侍中多往來恒山中相州刺史  
韋濟薦之上遣璽書迎入禁中以為光祿大夫號通  
玄先生厚賜遣歸後卒好事者冬十二月朔日食○  
以為尸解上由是頗信神仙

幽州節度使張守珪斬契丹王屈烈及可突干時可

亥乙

連年為邊患守珪屢擊破之可突干困迫遣使詐降  
守珪使管記王悔就撫之悔至而契丹初無降意密  
遣人引突厥謀殺悔知之以牙官李過折與可突  
干爭權不協說使圖之過折夜勒兵斬屈烈及可突  
干帥眾來降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曰宰  
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而不使任  
其職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  
守珪纔破契丹即以為將軍兼御突厥殺其毗伽可汗  
史大夫賜二子官賞資甚厚

二十三年春正月帝耕籍田御樓酺宴乃止公卿以下

皆終畝上御五鳳樓酺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  
各率所部音樂集樓下較勝負懷州刺史以車載樂

工數百皆衣文繡曾山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  
袂歌于薦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為散

官德秀性介繫質三月張瑄張琬殺殿中侍御史楊  
僕士大夫服其高

貞守居放堂

汪以復父讎杖殺之初汪既殺張審素審素二子  
 手殺汪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  
 汪同謀者為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穉年孝烈宜  
 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為壞法  
 不可上然之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為  
 子之志誰非狗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宜付河  
 南府杖殺士民憐之為作哀誄歛錢葬之胡氏曰復  
 讎因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讎而不復則人  
 道滅絕天理淪亡矣理琇忿其父死之冤亡命報之  
 其失在不訟于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宋璟欲宥之豈  
 非為此乎而裴李之言何其戾哉但以非司寇而擅  
 殺當之仍矜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可爾若直殺之  
 是楊氏以一人而當張氏二人之命不亦頗乎 秋

七月加咸宜公主實封千戶唐初公主實封止三百  
 率以七丁為限開元以來皇妹千戶皇女半之以三  
 丁為限或言其太薄上曰百姓租賦非我所有戰士  
 出死力賞不過束帛女子何功而享多戶且欲使之  
 知儉嗇耳至是以武惠妃女咸宜公主將下嫁始加

丙子

至千戶於是諸公冬閏十月朔日食○十二月冊壽  
 主皆加至千戶

王妃楊氏妃故蜀州司戶以契丹淫禮為松漠都督  
 李過折既殺可突干詔以為契丹王至是為其臣淫  
 禮所殺上赦洎禮因以為都督且賜書責之曰卿之  
 蕃法多無義於君長過折卿之王有惡輒殺為此王  
 者不亦難乎卿今為王亦應防慮後事豈得取快目  
 也前

二十四年春正月敕聽逃戶自首敕天下逃戶盡今  
 者還本貫無者俟進止 突騎施寇北庭都護蓋嘉運  
 踰限不首搜配諸軍

擊破之○二月頒令長新戒○皇太子更名瑛諸皇  
 更之忠王

浚改日瑛 三月敕禮部侍郎掌貢舉舊制考功員外  
 士陵侮之議者以員外郎位

卑不能服眾敕委禮部侍郎夏四月張守珪使討擊

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

張守珪使平盧討擊使安祿山

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欲滅奚契丹柰何殺祿山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宮嬪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祿山本營州雜胡初名阿睥山母再適安氏冒其姓後其部落破散遂與安氏子思順逃來狡黠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為子又有史宰干者與祿山同里開亦以驍勇聞守珪奏為果毅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胡氏曰禍福雖有定數若由人事今置毒於前食則死不食則生生死係乎食與不食則人事為近矣故古之聖人必修人事其於天命曰我不敢知使明皇外任賢相內無蠱惑雖祿山焉攸亂然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直以軍法爭論其理自勝乃言未來之事斷其後患故玄宗得以拒之蘇子曰齊桓公不殺敬仲楚成王不殺重耳漢高祖不殺劉濞晉武不殺劉淵苻堅不殺慕容垂明皇不殺安祿山皆盛德事也愚以謂彼五

人者皆賢而無罪何名而殺祿山則有死罪矣明增

皇不能按法行辟而復諫養奸安得為盛德邪  
宗廟籩豆數加母黨服  
廟籩豆之數及服紀未通者  
太常卿韋緝奏請宗廟每坐籩豆十二兵部侍郎張均職方郎中韋述曰聖人知孝子之情深而物類之無限故為之節制同歸於古今取甘肥皆充祭用既踰於制其何限焉若以今之珍饌平生所習於神無方何必泥古則籩簋可去而盤盂按當御矣韶濩可息而笙篳箏笛當奏矣既非正物後嗣何觀君子愛人以禮不求苟合况在宗廟敢忘舊章太子賓客崔沔曰祭祀之典肇於太古茹毛飲血則有毛血之薦未有麩麩則有玄酒之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然以神道致敬不敢廢也國家清廟禮饌用周制也園寢上食遵漢法也職貢來祭致遠物也有新必薦順時令也躬稼所收蒐狩所獲薦而後食盡誠敬也若此至矣復何加焉但當申救有司無或簡怠不必加籩豆之數也上固欲增之緝又奏請加外祖母為大功實以新果珍羞從之緝又奏請加外祖母為大功九月姨舅皆小功五月堂舅堂姨舅母並加至袒免

崔沔曰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義理歸本宗是  
以內有齊斬外皆總麻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  
不易之道也願守八年明旨一依古禮以為成法韋  
述曰傳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學士大夫則知尊祖  
矣然則母黨比於本族不可同貫明矣今若外祖及  
舅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廢禮狗情所務者  
未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先王之制謂之彝倫奉以周  
旋猶恐失墜一紊其叙庸可止乎請依儀禮喪服為  
定禮部員外郎楊仲昌曰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  
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此  
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敕姨舅既服小功秋入  
舅母不得全降宜服總麻堂姨舅宜服袒免秋入  
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千秋節羣臣皆獻寶鏡九  
齡以為以鏡自照見形容  
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為冬十月帝  
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美  
還西京先是敕以來年二月還西京會宮中有怪上  
召宰相議西還裴耀卿張九齡以農收未畢  
請俟仲冬李林甫潛知上旨獨留言曰長安洛陽陸  
下東西宮耳往來行幸何更擇時借使妨農但應蠲

所過租稅而已臣請宣示有司即日西行從之上  
過陝州以刺史盧奐有異政題贊於廳事而去  
一月賜朔方節度使牛仙客爵隴西縣公仙客前在  
河西能節

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嘉之欲加尚書  
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唐興以來惟舊相及  
楊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為之仙客本河湟使典今驟  
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封  
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修器械乃常務耳不  
足為功欲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  
宜上默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尚書九  
齡書生不達大體上說明日復以仙客實封為言九  
齡固執入初上怒變色曰卿嫌仙客寒微如卿有何  
閱閱九齡曰臣嶺海孤賤不如仙客生於中華然臣  
出入臺閣典司誥命有年矣仙客邊隅小吏目不知  
書若大任之恐不愜眾望林甫退而言曰苟有才識  
何必辭學天子用人何有不可乃賜仙客爵食實封  
三百戶胡氏曰玄宗方相張九齡而肆辯摧折之如  
此者九齡非有可輕也直緣釋服居位人主意其重  
利祿而好貴勢可以制指爾是故古之君子不苟就

通鑑綱目卷之四十一  
唐紀六十一  
三

不俯從使去就從違之重在我而不在人在義而裴不在利庶乎招不來麾不去足以取信於其上也裴

耀卿張九齡罷為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

仙客同三品初上欲以李林甫為相問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

恐異日為廟社之憂上不從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

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之胡氏

曰忠愛其君者必思納諸無過之地而不計一身之

安危不忠不愛者惟其身之營使君荒怠昏亂而不

恤也九齡可謂愛君矣然以違拂對順從則有恭與

不恭之似以恣肆對傲戒則有樂與不樂之殊惟聰

明睿智之君則知違拂之為恭而順從之為大不恭

也知傲戒之可樂而知恣肆之有大不樂也若明皇

稍有持盈守成恐及危溢之心使九齡常立于朝則

放心必收禍亂必弭烏乎九齡可謂古之大臣矣○

上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甫德儀生鄂王瑤

劉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麗妃

等愛皆弛太子與瑤瑁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

尉楊洺尚咸宜公主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

泣訴於上大怒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享國長久

子孫蕃昌天下之人方以為慶今三子皆已成人不

聞大過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

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恭世子三世

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

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

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

可不慎陛下必欲為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退

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

上猶豫未決惠妃密使官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

公為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為

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范氏曰明皇三

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

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為仇

讎置相可不慎哉○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疎

之林甫引蕭炎為戶部侍郎吳素不學嘗讀伏臘為

伏獵中書侍郎嚴挺之言於張九齡曰省中豈容有

以耀卿九齡阿黨並拜丞相罷政事而以林甫為中

書令牛仙客同三品領節度如故貶挺之為洛州刺

史行君文堂

通鑑綱目卷之三

三

史上一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  
真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絃杜暹尚儉韓休張九齡尚  
直各其所長也九齡既得罪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  
無復直言林甫欲蔽主擅權明謂諸諫官曰今明主  
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焉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  
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暹嘗上  
書言事黜為下邽令自是諫爭路絕矣仙客既為林  
甫所引進專給唯諾而已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  
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  
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茲  
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二十五五年春正月置玄學博士每歲依二月立明經

問義進士試經法明經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

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河西節度使崔希逸襲吐

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初希逸遣使謂吐蕃邊將乞力徐曰兩國通

蕃破之好今為一家何必置兵妨人耕牧請皆罷之

乞力徐曰常侍忠厚言必不欺然朝廷未必專以邊  
事相委萬一姦人交鬪其間掩吾不備悔之何及希  
逸固請乃刑白狗為盟各去守備於是吐蕃西擊勃  
律勃律來告急上命吐蕃罷兵吐蕃不奉詔上甚怒  
會希逸廉人孫誨入奏事言吐蕃無備請掩擊必大  
獲上命內給事趙惠琮與誨往察事宜惠琮至矯詔  
令希逸襲之希逸不得已發兵至責諾與吐蕃大戰  
大破之乞力徐脫身走惠琮及誨皆受厚賞吐蕃復  
絕朝貢希逸自念夏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貶張  
失信愧恨而卒

九齡為荊州長史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上怒甚

堂流灤州至藍田而死李林甫言子諒九齡所薦也

乃貶九齡荊州長史范氏曰古之殺諫臣者必亡其

國明皇親為之其大亂之兆乎開元之初諫者受賞

及其末也而殺之非獨此也始抑外戚焚珠玉詆神  
仙禁言祥瑞其終也惑女寵極奢侈求長生悅機祥  
一人之身而相反如此由有所陷溺其心故也可不  
戒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殺之楊泗又譖太子

王光王潛購

異謀上詔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豫上意乃决使宦官宣制於宮中廢為庶人尋賜死瑤瑤皆好學有才五月流夷州刺史楊濬於識死不以罪人皆惜之

古州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流古州左丞相裴耀卿辱止可施之徒隸不募丁壯長充邊軍

當及於士人上從之募丁壯長充邊軍定令中書門下量軍鎮閑劇利害審計兵防定額召詔選宗子補募丁壯長充邊軍增給田宅務加優恤

官○秋七月大理寺奏有鵲來巢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函國公

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獄院由來殺氣大盛鳥

雀不栖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刑措表賀上歸功宰輔故有是命范氏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宰相

以刑措受賞讒諛得志行和糴法停江淮運

天理滅矣能無亂乎重兵地租營田皆不能贍始用和糴之法有彭果者獻策請推之關中敕以穀賤傷農命增時價什二三

和糴東西畿粟各數百萬斛停今年江淮運租自是關中蓄積羨溢車駕不復幸東都矣冬十月

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卒○十二月惠妃

武氏薨追謚真順皇后妃攸止之女也初上欲以妃

之儻豈可以為國母且妃既有子若登宸極太子必危上乃止至是薨贈真順皇后復以明堂

為乾元殿言毀之勞人請去上層仍舊為乾元殿從

之

戊寅二十六年春正月以牛仙客為侍中以王璵為祠祭

使上頗好鬼神以太常博士王璵為祠祭使祈禱或

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贊以為禮非利之也後

世淫祀既衆於是廢幣帛而用楮泉是以賄交于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也又

安用事雖然王璵行之而世以為羞則當時猶未盡

用也今舉四海用之而未有革之者不亦悲乎

今天下州縣里皆置學○夏

六月立忠王璵為太子改名亨

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

長孝謹好學意欲立之猶豫不決常忽忽不樂高力

士請其故上曰汝揣我何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

定邪上曰然對曰但推長而立誰復敢爭上曰汝言

是也由是遂定璵將受冊命儀注有中嚴外辦及絳

紗袍璵嫌與至尊同稱表請易之於是停中嚴改辦

曰備易絳紗袍為朱明服故事太子乘輅至殿門至

是璵不就輅步而入尋更名紹又更名亨孫甫曰太

子璵之廢雖由武妃林甫亦張說之過也初忠王出

見百官說有貌類太宗之言蓋昭成方娠時說侍讀

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以廣於

衆耳說事明皇情義至厚言從計行於忠王豈無密

議也使明皇之意已移嬖寵之言易入說無以逃其

過矣突騎施殺其可汗蘇祿

初蘇祿廉儉攻戰所得悉

用既尚唐公主突厥吐蕃亦各以女妻之用度浸廣

遂不復分由是諸部離心酋長莫賀達干夜襲蘇祿

殺之都摩度立蘇祿之子骨噉

為吐火仙可汗以收其餘衆

秋九月朔日食○貶

王昱為高要尉

初吐蕃陷安戎城而據之其地險要

兩城於其側運資糧以逼之吐蕃大發兵救安

戎城昱眾大敗脫身走資仗皆沒由是貶死

冊南

詔為雲南王

南詔之先本哀牢夷地居姚州西東南

有六詔莫能相一歷代因之以分其勢蒙舍最左南

故謂之南詔至皮邏閣浸疆大而五詔微弱乃賂王

昱求合六詔為一朝廷許之賜名歸義於是兵

威脅服羣蠻遂破吐蕃徙居太和城卒為邊患

冬

十月作行宮於兩都間

凡千

置龍武軍

分羽林置龍

武軍以萬騎

營隸

馬

二十七年夏六月貶張守珪為括州刺史

幽州將趙

堪白真陀

羅矯節度使張守珪之命使平盧軍使烏知義邀叛

奚餘黨知義不從白真陀羅矯稱制指以迫之知義

道行若故

通鑑綱目卷之三

卯巳



出師與虜遇先勝後敗守珪隱其敗狀以克獲聞事頗泄上令內謁者監牛仙童往察之守珪重賂仙童歸罪於白真陀羅逼令縊死眾宦官疾仙童發其事上怒杖殺之守珪坐貶秋八月磧西

節度使蓋嘉運擊突騎施擒其可汗骨斃突騎施吐火仙可汗

與莫賀達干相攻莫賀達干遣使告磧西節度使蓋嘉運嘉運引兵擊之擒吐火仙取交河公主悉收散

髮之民數萬以與拔追謚孔子為文宣王先是祀先聖先師周

汗那王威震西陲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用宮懸贈弟子為公侯伯冬十二

月更定禘祫之制初睿宗喪既除祫于太廟自是三年一祫五年一禘是歲夏既禘冬

又當祫太常以為祭數則瀆請停祫祭自是通計五年一祫一禘從之

二十八八年春正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上雖以九齡

愛重其人每宰相薦薦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三月朔日食○以阿史那

昕為十姓可汗○夏六月以蓋嘉運為河西隴右節

度使嘉運來獻捷上嘉其功故有是命嘉運恃恩流

矜誇恐難成事且將軍受命鑿凶門而出今乃酣宴朝夕殆非憂國愛人之心乞速遣進塗嚴加訓勵上

乃趣嘉運行冬十月吐蕃寇安戎城發關中兵救之

已而竟無功初劔南節度使張宥文吏不習軍旅悉以軍政委團

練副使章仇兼瓊兼瓊入奏事盛言安戎城可取上

悅之以宥為光祿卿兼瓊為節度使兼瓊潛與安戎

城中吐蕃結謀開門納唐兵盡殺吐蕃將卒使監察

御史許遠將兵守之至是吐蕃寇十一月立莫賀達

安戎發關中兵救之吐蕃引去

干為突騎施可汗莫賀達干聞立阿史那昕怒曰首

賞我遂帥諸部叛上乃立莫賀達干為可汗使統突

騎施之眾命嘉運招諭之莫賀達干竟擊昕殺之是歲戶口之數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四十四萬三千六百西京東都

米斛直錢不滿二百絹匹亦如之  
海內富安行者萬里不持寸兵

巳辛

二十九年春正月立賑饑法

制曰承前飢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

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夏閏四月得玄元皇帝像上

及采訪使給訖奏聞

玄元皇帝云吾像在北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

於蓋屋迎置興慶宮范氏曰人之有夢蓋其心之動

也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明

皇怠於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

也感而見於夢亦其誠之形也自是迂怪日聞諂諛

成俗姦宄得志而天下之理亂矣人君心術可不慎

哉吐蕃入寇吐蕃四十萬入寇至安仁軍騎秋七月

突厥殺其登利可汗初登利從叔二人分典兵馬號

之自將其眾左殺判闕特勒攻登利殺之骨咄葉護

自立為可汗上以突厥內亂命羽林將軍孫老奴招

諭回紇葛羅祿洛水溢溺死者八月以安祿山為營

拔悉密等部落千餘人

州都督者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之上左右至平盧

訪使張利貞利貞盛稱之上乃以為營州都督充平

盧軍使胡氏曰以利合者小人之事也夫惟君子不

可以貨取故人主必昭儉德以照臨百官清心寡欲

不殖貨利而用君子立乎朝廷則寵賂之門自塞矣

午壬

天寶元年春正月以安祿山為平盧節度使

是時天下

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

略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寧西域治龜茲城北庭節

月太尉寧王憲薨追謚曰讓皇帝

憲薨上哀惋特甚

也固讓於我為唐太伯常名不足以處之乃謚

日讓皇帝其子汝陽王璣表述先志固讓不許

十二月吐蕃陷石堡城

度防制突騎施堅昆治北庭都護府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治涼州朔方節度捍禦突厥治靈州河東節度與朔方倚角以禦突厥治太原府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治幽州平盧節度鎮撫室韋鞞鞞治營州隴右節度備禦吐蕃治鄯州劔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治益州嶺南五府經略綏靜夷獠治廣州此外又有長樂經略福州領之東萊收捉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范氏曰海內之地非不廣也財非不多也人君不能清靜恭儉以待太平於其安也而勞之於其富也而刻之是以天下之禍常基於安富之時亂已成而猶不悟也豈非好大多欲任失其人之咎

**穿三門運渠**○羣臣請加尊號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言元皇帝告以藏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求得之羣臣上表以寶符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

二月享玄元皇帝于新廟越三日享太廟越二日合

**祀天地於南郊**○改官名

侍中中書令為左右相丞相改為僕射東北都皆為

京州為郡刺史為太守

**以田同秀為朝散大夫**

時人皆疑寶符同秀所為也

一歲清河人崔以清復言見玄元皇帝云藏符在武城紫微山敕使往掘亦得之東京留守王倕知其詐按問果首服奏之上亦不深罪也范氏曰明皇崇老喜僊故其大臣諛小臣欺蓋度其可為而為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賞以勸之則小人孰不欲為茲罔哉昔漢文一為新垣平所詐而終身不復言神僊之事可謂能也

三月以韋堅為江淮租庸轉運使初宇文融補過也

者稍息及楊慎矜得幸於是韋堅王鉷之徒競以利進百司有事權者稍稍別置使以領之舊官充位而已堅太子之妃兄也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為能故擢任之王鉷亦以善治租賦為戶部員外郎

**以盧絢嚴挺之為員外詹事**

李林甫為相凡才望功業出已右者必百計去

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密腹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下垂簾觀之兵

部侍郎盧綯謂上已起垂鞭按轡橫過樓下絢風標  
清粹上目送之林甫知之乃召絢子弟謂曰交廣籍  
才上欲以尊君為之若憚遠行則當左遷姑以賓詹  
分務東洛何如絢懼請之乃除華州刺史未幾誣其  
有疾除員外詹事上又嘗問林甫嚴挺之可用今安  
在挺之時為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諭以上意  
甚厚蓋稱疾求還可以見上挺之從之林甫以其奏  
白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以散秩以便醫藥上歎叱  
久之亦以為為秋七月朔日食○牛仙客卒以李適之  
員外詹事  
為左相○突厥阿布思來降初突厥拔悉密回紇葛邏祿三部共攻骨咄葉  
護殺之立拔悉密為頡跌可汗回紇葛邏祿自為左  
右葉護突厥餘眾共立判闕特勒之子為烏蘇可汗  
朔方節度使王忠嗣說拔悉密等使攻之烏蘇遁去  
突厥西葉護阿布思等帥餘眾千餘帳相次來降突  
厥遂

宋

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

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無時祿山奏言去秋

營州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  
忠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羣鳥  
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館從之李林甫領吏部  
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時選人  
集者以萬計遙晉卿以御史中丞張倚得幸於上擢  
其子奭為首祿山言於上召入面試之奭手持試  
紙終日不成一字時人謂三月追尊周上御大夫為  
之曳白於是三人皆坐貶

先天太皇皐繇為德明皇帝

范氏曰老子之父書傳無見焉取方士附會之

說而追尊加謚不亦誣乎皐陶作土而作史者以為  
大理既不經矣又以為李氏所出而尊之尤非其族  
類也唐之先祖出於隴西狄道非有世次可考而必  
託之上古以耀于民非禮之禮適所以為後世笑也  
廣運潭成加韋堅左散騎常侍

堅引漣水抵苑東望春樓下為潭以聚江

淮運船役夫匠通漕渠發人丘壘自江淮至京城民  
間愁怨二年而成上幸樓觀之堅以新船數百艘扁  
榜郡名各陳珍寶仍進輕貨及百牙盤食上置宴竟  
日而罷加堅常侍吏卒褒賞有差賜其潭名廣運

通鑑綱目卷四十三

通鑑綱目卷四十三

四

宜

甲申

三載春正月改年曰載○二月海賊寇台州遣河南尹裴敦復討平之○以安祿山兼范陽節度使河北

使席建侯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亦順旨稱譽其美由是祿山之寵益固夏五月河西

軍擊突騎施斬莫賀達干更立骨咄祿為可汗○秋

突厥亂冊回紇骨力裴羅為懷仁可汗拔悉密攻斬

汗國人立其弟為白眉可汗於是突厥大亂救王忠嗣出兵乘之破其左廂十一部會回紇葛邏祿共攻

拔悉密頡跌伊施可汗殺之回紇骨力裴羅自立為骨咄祿毗伽闕可汗遣使言狀上冊拜裴羅為懷仁

可汗於是懷仁南據突厥故地舊統藥邏葛等九姓又併拔悉密葛邏祿凡十一部各置都督每戰則以

二客部九月以楊慎矜為御史中丞初上以慎矜知

為先李林甫專權公卿之進有不出其門者必以罪去之慎矜固辭不受至是林甫以慎矜屈附於已復以為

中冬十二月貶裴寬為睢陽太守戶部尚書裴寬素為上所重李林甫

忌之刑部尚書裴敦復擊台明海賊還受請託廣序軍功寬微奏其事林甫以告敦復敦復言寬亦嘗以

親故為屬林甫曰君速奏之勿後於人敦復乃始祀賂女官楊太真之姊使告之裴寬由是坐貶

九宮貴神初術士蘇嘉慶言遯甲術有九宮貴神典禮在太清宮太廟上初令百姓十八為中二十三成

所用牲玉皆侷天地

乙酉

四載春正月帝聞空中神語上謂宰臣曰朕於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自草

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藥成置壇上及夜欲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

自守護羣臣表賀范氏曰明皇假於怪神以罔天下言之不忤而居之不疑何以使其臣下不為欺乎是

率天下而回紇懷仁可汗死回紇懷仁可汗擊突厥回紇懷仁可汗殺之傳首涼

欺已也

師於是北邊宴然回紇斥地愈廣盡有突  
 厥故地懷仁卒子磨延覲立號葛勒可汗二月以朔  
 方節度使王忠嗣兼河東節度使忠嗣少勇敢及鎮  
 邊為務常曰太平之將但當撫循訓練士卒不可疲  
 中國之力以邀功名軍中日夜思戰忠嗣多遣間諜  
 見可勝然後與師故出必有功既兼兩道節制自朔  
 方至雲中邊陲數千里要害之地悉置城堡斥地各  
 數百里邊人以為自張秋七月冊壽王妃韋氏八月  
 仁置之後將帥皆不及

**以楊太真為貴妃**  
 初武惠妃薨後宮無當意者或言  
 壽王妃楊氏之美上見而悅之乃  
 令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太真更為壽王取郎將  
 韋昭訓女潛內太真宮中不期歲寵遇如惠妃宮中  
 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至是冊為貴妃贈其父  
 玄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銘為殿中少監錡為駙馬都  
 尉三姊皆賜第京師寵貴赫然楊釗者貴妃之從祖  
 兄也不學無行為宗黨所鄙從軍於蜀貧不能歸新  
 政富民鮮于仲通常資給之仲通頗讀書有才智章  
 仇兼瓊引為采訪支使委以心腹嘗從容謂仲通曰

今吾獨為上所厚苟無內援李林甫必見危聞楊妃新  
 得幸子能為我結之吾無患矣仲通言釗本末釗儀  
 觀甚偉言辭敏給兼瓊見之大悅即辟為推官使獻  
 春綵於京師贖蜀貨直萬緡釗大喜過望至長安見  
 諸妹分以遺之曰此章仇公所贈也於是諸楊日夜  
 譽兼瓊且言釗善樗蒲引之見上得出入禁中授金  
 吾兵曹參軍范氏曰明皇殺三子納子婦用李林甫  
 為相使族滅無罪之人三綱絕矣其何以為天下乎

**九月以韋堅為刑部尚書楊慎矜為租庸轉運使**  
 通漕有寵遂有入相之志又與李適之善

**安祿山討**  
 奚契丹破之  
 祿山欲以邊功市寵數侵掠奚契丹奚  
 契丹各殺所尚公主以叛祿山討破之

**冬安祿山奏立李靖李勣廟**  
 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  
 平郡夢先朝名將李靖

李勣從臣求食遂命立廟  
 又奏薦享之日廟梁產芝  
**以王鉷為京畿采訪使**  
 鉷初  
 為戶口色役使救賜百姓復除鉷奏徵其輦運之費  
 廣張錢數使市輕貨百姓所輸乃甚於不復除舊制

戊邊者免其租庸六歲而更時邊將恥敗士卒死者皆不申牒貫籍不除王鉷皆以為避課六歲之外悉徵其租庸有併徵三十年者民無所訴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又不欲數於左右藏取之鉷知上旨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上以鉷為能富國益厚遇之中外冀怨至是以為御史中丞京畿采訪使楊釗侍宴禁中專掌樞簿文簿鈎校精密上賞其彊明日好度支郎諸揚數徵此言於上又以屬王鉷因奏充判官

丙戌  
五載春正月貶韋堅為縉雲太守皇甫惟明為播州

太守李適之性疎率李林甫嘗謂之曰華山有金礦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為愛已謂適之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適之由是束手而與韋堅益親林甫愈惡之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恐異日為已禍欲動搖之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嘗為忠王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勸上去之林

甫知之使楊慎矜密伺其所為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慎矜遂告堅與惟明謀立太子收下獄林甫使慎矜等鞫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皆貶之親黨坐者數十人太子表以王忠嗣為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使忠嗣始在朔方河東每互市高估馬價諸胡聞之使爭以馬求市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忠嗣杖四節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積石皆大捷又討吐谷渾於墨離軍虜其全部而歸  
夏四月李適之罷韋堅等既貶適之懼自求散地客客畏李林甫無一人敢往者初適之與林甫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林甫使人發兵部銓曹姦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尹蕭昊使法曹吉溫鞫之溫置吏於外先取二重囚訊之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吏聞之大懼引入皆自誣服頃刻獄成敕誚責前後知銓侍郎及判南曹郎官而宥之始太子文學薛巖薦溫才上召見顧巖曰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及林甫欲除不附已者求治獄吏貝薦溫於林甫林甫大

其

喜溫項之兄子也又有羅希奭者為吏深刻林甫引  
 為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成獄  
 無能自脫者時人以陳希烈同平章事莊得進專用  
 謂之羅錕吉網神仙符瑞媚於上李林甫以希烈柔佞易制故引以  
 為相政事一決於林甫希烈但給唯諾故事宰相午  
 後六刻乃出林甫奏今太平無事已時即還第機  
 務皆決於私家主書抱成案詰希烈書名而已  
 五  
 月朔日食○秋七月敕左降官日馳十驛以流貶人  
 故有是敕自是左降官多不全矣加嶺南經略使張九章三品以王  
 翼為戶部侍郎楊貴妃方有寵每乘馬則高力士執  
 翼為戶部侍郎翼為戶部侍郎民間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  
 看女作門楣如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溫因宦  
 以妬悍不遜送歸如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溫因宦  
 如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溫因宦  
 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

亥丁

辱之於外舍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  
 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  
 乃剪髮一縷而獻之冬殺驍衛兵曹柳勣贊善大夫  
 上遽召還寵待益深  
 杜有鄰有鄰女為太子良娣其長女為勣妻勣性狂踈  
 太守李邕皆與定交太守李邕皆與定交勣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為飛語  
 告有鄰妄稱圖讖交勣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為飛語  
 鞫之乃勣首謀遂與有鄰皆  
 杖死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  
 六載春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及皇甫惟明韋堅等

王琚李適之自殺江華司馬王琚性豪侈與李邕皆  
 惡其負材使氣欲因事除之惡其負材使氣欲因事除之  
 裴敦復皆杖死邕才藝出眾盧藏用常語之曰君如

干將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虞缺折耳邕不能用林甫  
 又奏分遣御史賜皇甫惟明韋堅等死希奭所過殺  
 遷謫者李適之仰藥琚自縊適之子雲迎喪至東京  
 林甫令人誣告殺之給事中房琯坐與適之善貶宜



春太守林甫恨韋堅不已遣使於循河及江淮州縣求堅罪收繫網典船夫徵剝逋負延及鄰伍死者甚衆至林甫除絞斬條上慕好生之名令應絞斬者皆卒乃止

之令天下嫁母服三載○今士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上欲廣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藝以上皆詣京師李林甫恐草野之士對策斥其姦惡建言舉人卑賤恐有俚言汚濁聖聽乃令郡縣精加試練送省覆試具各聞奏既而至者皆試以詩賦論遂無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以野無遺賢上表稱賀

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祿山體肥腹癡直內實狡黠令其將劉駱谷留京師調朝廷指趣歲獻俘虜雜畜奇禽異獸珍玩之物不絕於路其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腹中何所有其大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鄉者雅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為信然益愛之上嘗宴勤

政樓獨祿山於御座東間設金雞障置榻使坐其前命楊鈞姊妹皆與祿山叙兄弟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為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夏四月王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忠嗣解河東朔方節度李林甫以忠嗣功名日盛恐志託以禦寇築雄武城請忠嗣助役欲留其兵忠嗣先期而往不見祿山而還數奏祿山必反林甫益惡之忠嗣固辭河東朔方節度許之冬十月帝如驪山溫泉名其宮曰

華清○將軍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哥舒翰充隴右節度使貶王忠嗣為漢陽太守

王忠嗣以部將哥舒翰為大斗軍副使李光弼為河西兵馬使翰本突騎施別部酋長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也皆以勇略為忠嗣所重每歲積石軍麥熟吐蕃輒來獲之無能禦者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自是不敢復來上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

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俟其  
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行上命忠  
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李  
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雖  
迫於制書實奪其謀也何以知之今以數萬衆授之  
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  
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  
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  
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  
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黥中  
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  
能行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延光過期不克言忠  
嗣沮撓軍計上怒李林甫因使人告忠嗣欲擁兵奉  
太子救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鞠之上聞哥舒翰名召  
見悅之以爲隴右節度使而詔三司曰吾兒居深宮  
安得與外人通謀此必妄也但劾忠嗣沮撓軍功翰  
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  
存主公必不冤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爲三司奏忠嗣  
罪當死翰力陳其冤上感悟貶忠嗣漢陽太守范氏  
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爲無益害有益不以所得

易所亡不顧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將  
矣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議均之得  
罪不亦宜乎既黽勉奉詔而復撓其謀使讒人得以  
籍口豈忠嗣思之未至邪○李林甫屢起大獄以楊  
釗有掖庭之親乃引以爲援事有微涉東宮者皆指  
摠使之奏劾付羅希奭吉温鞠之釗因得逞其私志  
所擠陷誅夷者數百家幸太子仁孝謹靜張增  
高力士常保護於上前故林甫終不能間也 殺戶

部侍郎楊慎矜

慎矜與王鉷父中表兄弟也故引鉷入臺

及鉷遷中丞慎矜猶名之鉷意不平慎矜不之覺也  
嘗與之私語識書慎矜與術士史敬忠善敬忠言天  
下將亂勸慎矜於臨汝山中買莊避亂林甫知鉷與  
慎矜有隙誘使圖之鉷乃遣人以飛語告慎矜隋煬  
帝孫與凶人往來家有讖書謀復祖業上大怒收慎  
矜繫獄命楊釗盧鉉同鞠之使吉温捕敬忠於汝州  
敬忠與温父善温幼時敬忠嘗抱撫之及捕獲温不  
與語鎖其頸驅之馬前使吏誘之曰楊慎矜已歛服  
惟須子一辨解意則生不然必死敬忠求紙温不答  
敬忠懇請哀切乃令答辨還鞠慎矜引以爲證慎矜

皆引服惟搜讖書不獲使盧鉉入長安搜其家鉉袖  
讖書入閣中出詔曰逆賊深藏秘記以示慎矜歎曰  
吾不蓄讖書此何從在吾家哉吾應死而已於十二  
是兄弟皆賜死妻子流嶺南連坐者數十人

### 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

命百官閱歲貢物於尚書省悉以車載賜李林甫上

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為空林甫子  
岫為將作監頗以滿盈為懼常從林甫遊後園指役  
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為  
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  
皆以德度自處驕從不過數人林甫自以多結怨常  
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為左右翼金吾靜街前驅  
在數百步外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

### 西四鎮節度使

射累官四鎮節度副使小勃律王及

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討之不克制以  
仙芝為行營節度使討之自安西行百餘日至連雲  
堡破之遣將軍席元慶將千騎前行謂曰小勃律聞  
大軍至其君臣百姓必走山谷第呼取出繒帛稱救

### 以高仙芝為安

賜之大臣至盡縛之以待我元慶如其言仙芝至斬  
其附吐蕃者數人急遣元慶往所安夷藤橋南畢而  
吐蕃救至娑夷即弱水不能勝草芥藤橋闊盡一矢  
力修之暮年乃成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  
還上以仙芝為安西四鎮節度使仙芝之署封常清判  
官任以軍事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  
任不逢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為宰相其四夷  
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契苾何力猶不專太將  
之任皆以大臣為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  
夷之志為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  
忠諸王宰相則蕭嵩牛仙客始遙領矣蓋嘉運王忠嗣  
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  
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  
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  
以恩結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悅其言始用安  
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兵咸戍北邊天  
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皆出於林甫專寵  
固位之謀也范氏曰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  
之功是以林甫得以行其計人君苟不  
能以義制欲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資治通鑑綱目卷第四十三

資治通鑑綱目

卷第四十三

三

